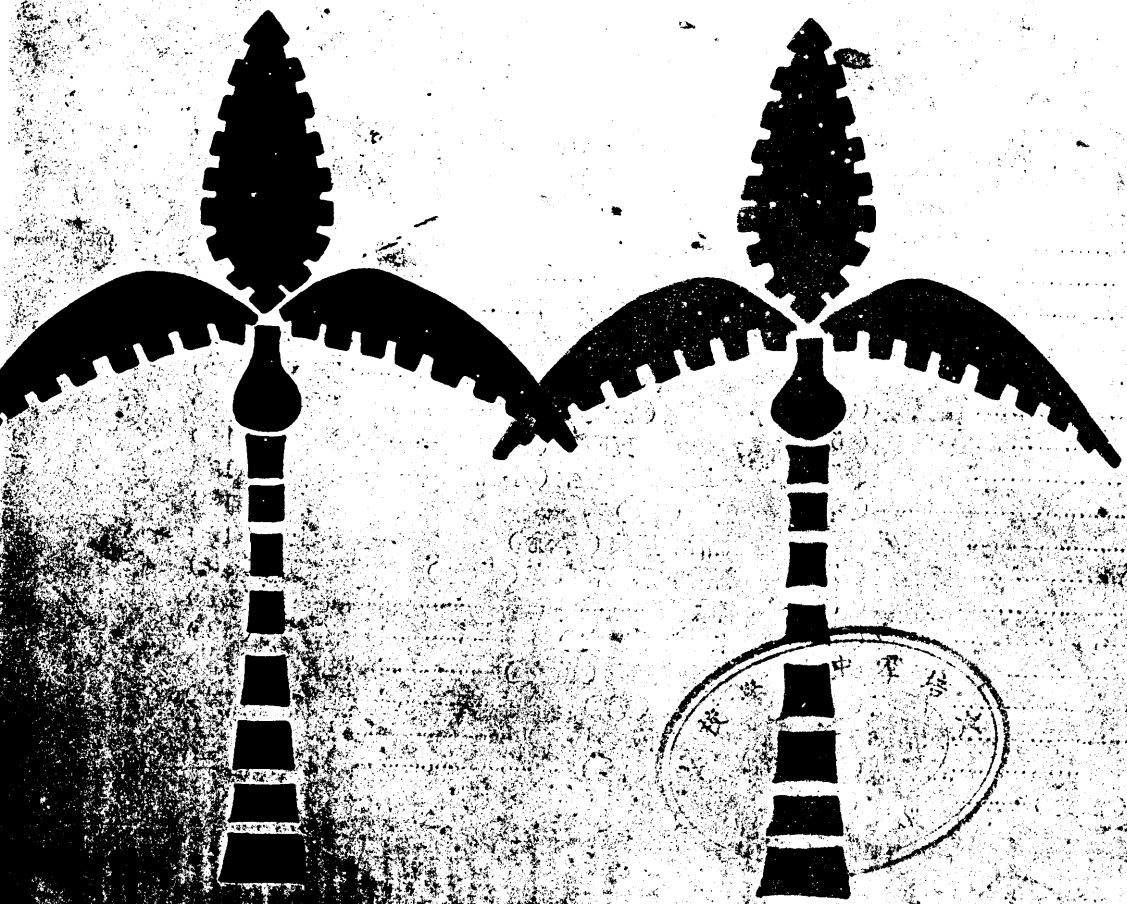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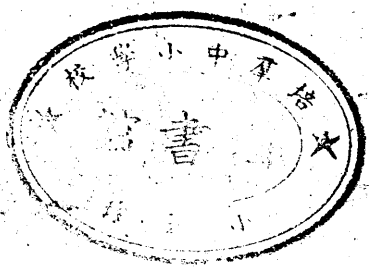


刊月 風 蕙



97

份月一十年〇六九

編者的話

最近，我們收到許多新作者的稿件，他們都是從來沒有向蕉風投過稿的。我們對於這批新參加做園丁的朋友，給予衷誠的歡迎。從投稿踴躍這件事來看，青年朋友們對於蕉風園地公開，已有充份的認識。可惜因為篇幅的限制，仍不無遺珠之憾。

此外，還有許多讀者寫信來，熱情地提出許多意見，例如要求蕉風選一本具有示範作用的新詩，要求把蕉風改為雙周刊，對封面提些意見，對某些作品提些意見，甚至對發行問題也提些意見。這種現象，表明讀者、作者與編者之間，已沒有隔閡存在。據編者所知，別的雜誌的讀者就少有這種熱忱。我們對於這些寶貴的意見（幾乎件件都是應該做的），都將看成努力的目標。有的會很快實現，有的會在較長遠的日子實現。只要讀者有信心，編者肯負責，每一個意見都有成爲事實的一天。

蕉風快要進入第一百期了。在過去幾年中，因爲所抱的宗旨是爲作者和讀者服務，所以盡量把盈餘放在篇幅上了。蕉風除了正刊以外，還附贈中篇小說一本，只售三角錢。在這種情況之下，經濟上的負擔不可謂不重。因此我們很慚愧沒有禮物贈給愛護蕉風的讀者。說到這裏，使人想起「怒海餘生」那個感人肺腑的故事來。在那故事裏，有一個年青的漁夫在月夜彈奏他的「吉他」，有人認爲他的父親只給他一個吉他，未免菲薄。但青年漁夫却回答說：「我的父母生了十多個孩子，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養育我們上面了。你只要想到這一層，就會知道一個『吉他』是多麼重大的遺產了。」我們相信讀者會明白的。

本期新進作者很多，有的來自偏遠的地區。所以到目前爲止，蕉風已經行銷到整個星馬的每一角落了。古人「以文會友」，我們今天也以文會友。希望大家能在觀摩和切磋之中，不斷地獲得進步。因爲成功是沒有專利，也沒有捷徑的。唯一的道路，就是不斷接近它。

本期目錄

編者的話	編者(封二)	心願(詩)	秋人(10)
失落的雨傘(散文)	林蕙(3)	小河(詩)	龍留(10)
邊疆小夜曲(詩)	痲弦(4)	粉筆生涯(散文)	李旺開(11)
往事(詩)	宇文慧(4)	插畫	(12)
感恩(散文)	君紹(4)	慾的塑像(詩)	羅門(12)
海底懷念(詩)	王葛(5)	潮聲(散文)	夢華(13)
黃昏二重奏(詩)	林方(5)	童年的一頁回憶(散文)	沈彌平(14)
鐘聲(詩)	何原(5)	一個畫家的誕生(小說)	莫洛亞(15)
揶畫	(5)	肥(詩)	林東山(16)
睦鄰(小說)	村生(6)	生活的風波(小說)	原上草(17)
少女的悲哀(小說)	陳建成(7)	新詩的形式和內容(論文)	秋沙(20)
細雨(散文)	游塵(8)	揶畫	(21)
緘默(散文)	文慧(9)	末日(散文)	維林(22)
尋覓(詩)	閃亮(9)	經驗告訴我(論文)	王平陵(23)
天涯(詩)	戴清壽(9)	懷想(詩)	子鳳(24)
有一個晚上(詩)	冷燕秋(9)	孤獨的人(小說)	思加(封三)
雨天·漲溪·捉魚(散文)	梁誌慶(10)	我願(詩)	林蕙(封三)

每當西南季候風，從印度洋上帶來了雨季的時候，我便想起了那把失落的雨傘，一把青綠色的雙料雨傘。那把雨傘，也許便這樣地遺失了；我再也找不回来了，縱然我時時刻刻都在尋找着。

那把雨傘，似乎是值不了多少錢的。但是，我那把雨傘可和別的不同，因為它是我媽媽親自買給我的，是她花去了全部的儲蓄換回來的呢！不過，也許由於我太過愛惜它，反而把它失掉了。倘使媽媽知道那把辛辛苦苦買回來的雨傘，竟被我糊塗地丟掉的話，她該要多傷心呀！她一定不會打我的，她只是默默地滴着眼淚；然而這已經够了。

現在已經是半夜了。我從夢中醒來，聽到窗外浙瀝瀝瀝的雨聲，不禁又回憶起那把失落的雨傘來……

那是半個月前的事了。

有一個早晨，天忽然下起滂沱的大雨來。我草草地吞下早點以後，外面的雨還沒有停，這可把我急壞了；家裏沒有雨傘，距離上課的時間，又愈來愈近，何況早班巴士又從來不肯等人。媽媽也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老是在屋子裏東翻翻西找找；但連一把破雨傘也沒有。我氣得直躁腳，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賭氣地摔着書包來洩氣。

看到我這樣，媽也心軟了。她匆匆地跑進了房間，然後又跟阿青伯伯借了一把破到不能再破的雨傘，冒着風雨到街上去了。

我猜媽媽定是去買雨傘給我的。不過，最近都一直在報窮，那兒來的錢呢？

正在這個時候，媽媽已拉高着褲管，挾着一把新雨傘，急沖沖地回來了。我高興得跳起來，馬上奔上前去迎接她。

「媽！妳那兒來的錢呢？」我接過新傘說。

「你不記得媽的一點儲蓄麼？」她微微地笑着。

「媽！妳……」當我知道雨傘是用了媽媽的儲蓄時，我却難過起來。

「去吧，時候不早了！」母親替我打開了雨傘。

走下門前階梯的當兒，媽媽又吩咐我說：「不要把雨傘失落啊！」

「媽，妳放心好了！」我真奇怪媽媽為甚麼這樣地囑咐我，難道一個十多歲的孩子還會丟掉一把雨傘麼？

到學校的時候，已經是遲到半句鐘了；但我並不介意。我只小心翼翼地合上了雨傘，然後坐上了我的座位。

先生在講台上教些甚麼，我全都沒有聽到；我只聽見同學們在用羨慕的目光打量着我的新傘。我興奮極了，想等下課時向他們誇耀一番。

失落的雨傘

休息的時候，同學們却連看也不看一眼；一齊都湧到食堂去吃點心去了。只有我一個人，還孤零零留在教室內弄着雨傘。先前那股快樂，現在又消逝得無影無踪了。這當兒，一個意識潛進了我的腦子裏：我記起了小蘭今天要我讀幾本小說。

於是，我把雨傘藏在書櫥後面，接着又將掃帚疊上去，蓋得一點也不露痕跡，然後才放心走出了課室。

當放學的鐘聲一響，我把書本往書包裏一塞，便匆匆忙忙地趕去搭巴士去了。

天沒有下雨，太陽又不很酷熱，我自然想不起那把雨傘來。等到了巴士，看見小明的雨傘，我才猛地記起了那把雨傘。這回可真糟透了，媽媽早上還千叮萬叮囑，怎樣現在又忘記了呢！

倘使媽媽問起來，我應該怎樣說好呢？想着，想着，我真不敢回家了。

我自己恨自己，我想哭！

果然，一踏進家門，母親就問起來了。我嚇得不知所措；但還吞吞吐吐地撒謊說：「是……是……給阿財借……借……去……去……的！」

阿財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常常互相借東西；媽自然也就不懷疑了。

第二天，我大清早趕到教室裏去；可是，雨傘却不翼而飛了。我又害怕，又難過地哭了起來。

後來雖然是報告了訓育處；然而，那把青綠色的新傘，便這樣和我永訣了。我只得準備回來向媽媽請罪，祈求她寬恕我一時的糊塗。

回到家裏，媽竟沒有提起雨傘的事。我雖然好幾次想說話，但始終沒有說出來。

媽媽畢竟是年老健忘的人，以後她便一直沒有向我提起雨傘的事，好像她不會買過雨傘給我似的。

如今雨季來臨了，窗外的雨又「沙沙」地下起來。要是到了天明雨還不停的話，那該要怎麼辦呢？

天下雨了，媽總會提起雨傘的。問起來，我將要怎樣地感到歉疚呢？假如我坦白說了，媽定不會打我的；她反而會傷心地掉着眼淚。然而，這已經叫我够受了。

聽着窗外浙瀝瀝瀝的雨聲，我實在難受極了。我真希望媽媽不會生下我，或者，我也不會失落過那把青綠色的雙料雨傘！……

林蕙

邊疆小夜曲

· 癡 弦 ·

等到月兒升上來，
黛莎玲，我將用我的琴兒喚你！

一聽見琴聲你就快來啊，
呵，黛莎玲，不要晚粧；
夜色就是你的披肩，
星花就是你的耳墜，
月光就是你的絲絨面紗呀。

悄悄地，悄悄地
像螢火蟲那樣悄悄地來吧！

呵，小戀女，我小小的黛莎玲，
經過羊欄時不要唱歌，
那些花朵般的羊兒們，
正在交着頸兒做夢呢？
（呀！草葉兒青青！）

呵，黛莎玲，
經過草原時脫掉你的紅綉鞋兒
那些露珠兒正在狗尾草上打秋千，
它們會濕透你鞋上綉的小金蟬……

一打開小柴門兒呀，
黛莎玲，你就會看見我在遠方

為你點燃的火光；
呵，美麗的火苗，如我呼喚！

不要怕，我的小黛莎！
儘管向火光的地方走呵，走呵
走一會兒，
你就會在火光中發現我
發現我的帳幕，我的臉，我的眼睛！

在那兒我正為你烹調野味；
那浣熊的肋，雉雞的腿……
還有，黛莎玲呀
以及你最最喜愛的草莓，
呀，草莓，像你裙上紅鈕扣一般美麗的草莓！

呵，不要被你的父親知道，黛莎玲，
他會叫他的驃騎兵阻止我們的！
那又老又昏的草原酋長，
他青年時代難道就沒有戀過，愛過，
那為什麼就忘記了擁吻的滋味？

——黛莎玲，我將用我的琴聲喊你，
等到月兒升上來……

沒有什麼值得爭取，謙和的心不應讓勢利和庸俗寄居。我要明白人和穹蒼一比，跟沙礫和海的對比並強不了多少。
何必哀嘆，更何必不滿；何必自不量力，強要和命運較長短？
天邊的鳥隻既不會餓死，地上的野花常有美衣。明天有人要燒野火，今晨的草尖上照常有那麼多的悅眼露珠。
我何會須要掛慮，上帝豈會忘了我。
他既會賜福萬物。我正應如天真的孩子，常投入他的懷中，獻上我最好的禮物，感激的赤子之愛。

感

恩

· 君 紹 ·

往

事

· 宇 文 慧 ·

拖着蹣跚的步伐，
經過了斷檁拆棟；
感受週遭難耐的炎夏，
心似凌烈冷酷的嚴冬。
里奧拉瑪首日的歡笑，
餘音猶在曉夢中，
餘音隨遊絲消散，
追尋無異加深心靈上的創痛。
昔日同遊山壑的莉瑪
她昨夜夜裏為我織了甜夢，
夢境中再不現出聖潔的哈黛
取代它的是散亂的雜草。

黃昏二重奏 · 林方 ·

感於玉黍蜀們神秘的笑靨，
 某些欲引導向日葵的企圖
 以及細胞們的樊然
 這黃昏的雨，如破碎了的鏡子
 片片有人的身影
 長滿綠綠的鮮苔
 這滑而膩的路上，
 被遺落的耳語的碎屑如梵

呵！這全然的存在
 理智淹沒理智
 感覺死於感覺
 智慧溺斃智慧

猛然，你瞧
 獸的隊伍進軍在空際
 而我已死在
 啊！當我嚮往耶路撒冷

鐘聲 · 何原 ·

向晚，有鐘聲來自沉默的郊野，
 隱隱禮讚人間的寧謐與和平。
 鐘聲雖也與往日的滯遲，
 自身却有着祈禱和祝福。
 一切都遠去了，隨着天風，
 一一作無休止的延續。

她的不除維
 的，斯會非愛
 前頭，就沒那們受
 阿塔助了他。美麗的維納斯對於愛中的男女總是行
 她倫泰去當雪堡門尼塔倫泰曾經說過，
 只得乘拾，圖示尼塔倫泰與她比賽時，
 地做他的雪撲門金蘋果，則過
 的，斯會非愛
 前頭，就沒那們受
 阿塔助了他。美麗的維納斯對於愛中的男女總是行
 她倫泰去當雪堡門尼塔倫泰曾經說過，
 只得乘拾，圖示尼塔倫泰與她比賽時，
 地做他的雪撲門金蘋果，則過



海底懷念

(外二章)

· 王葛 ·

懷念那逐漸遠去的
 海底濤聲。

那山光與水色
 像一面鏡子，
 照亮了我底思路。

呵！權把林濤當海濤，
 且將蛙聲當潮聲；
 我在室內踱步，
 室外是一陣豪雨，
 一片空虛！

夜記

燈光晃悠的請柬，

它邀來了無數甲虫底造訪。

今夜，我底案頭又變成甲虫底
 舞台。

我想起退潮的海灘
 鋪滿了晶瑩瑰麗的貝殼。

今夜，在這芸芸衆生的世界裏
 讓我們欣賞那銀裳瓜帽的一位
 吧！
 牠爬上一只杯沿，
 把長長的觸鬚探入杯底。

不久之前我用這只杯啜過一

酒，
 此刻牠是陶醉於那殘餘的芬芳

初汜

當潦水浸綠了林邊溪草
 也浸綠我底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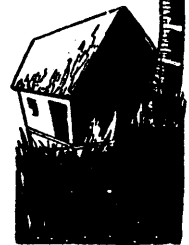
替我鬆解繫船纜，
 我又要划動我底伴侶
 在初汜的潦水上遊盪。

水面上撒滿葉影枝痕
 且把它當作潑墨山水，
 昨夜深更有誰會在林間跋涉？
 為尋拾一枝野紅水蓮，
 綻開在六月的微溫的溪間！



睦鄰

·村生·



吃過中飯，蘭嫂給那五六頭豬送去飼料，便閒空下來。

天氣很熱，她搬出一條長板櫈，坐在客廳前面的「游廊」憩息。那幾個淘氣的小寶貝，吃飽飯後，便一直在屋後的膠林下玩捉迷藏。

提起那三四個活寶貝，她便頭疼。在這種山芭地方，誰家都一樣，大人們總是從早到晚忙著幹活，少有時閒管教家裏的孩子。而那些孩子也比不上城市的有人照顧，要什麼有什麼。他們大多數是年長幾歲的看管年幼幾歲的弟妹；如果家裏沒有哥哥的，便只好獨個兒或者找鄰居的小孩玩了。就因為這樣，孩子們便常常當著大人們去工作時，吵鬧起來；等到他們的父母親回來，便哭鬧着說被人欺侮。講理的家長，便把自家的孩子打罵一頓完事；不講理的便拉着孩子，找上門來，與師問罪。蘭嫂就會爲了孩子們的芝麻小事，和人家吵過好幾次架了。

「啊，啊，蘭嫂，你在家裏真是最好不過的了。」

她聽到有人喊她，便轉過頭來，還來不及招呼，那個已經拉着一個哭腫了眼睛的孩子，走進門來。

「唉，蘭嫂，不是我說你，你老是讓你的孩子欺侮人家——」

沒等她再說下去，蘭嫂顯然不高興了，她接口說：「木嬌，你可不好含血噴人！我可不是好惹的！」

「喲，喲，是你的孩子打了我家的阿財，還

說我含血噴人，真不要臉！」

「什麼！」蘭嫂受不了這句話，憤憤地說：「你們阿財可不是好東西！」

木嬌被這句話激得跳起來，大聲罵道：「你說你那個小雜種，打了人家還算是好東西！我看他是沒人管教的野孩子！」

「你罵我們狗仔是野孩子！你的孩子才是小流氓！是——」她一時想不起恰當的字眼，稍微停住，喘着氣——

出乎意料之外，木嬌竟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罵回對方，而是改變了態度說：「喂！蘭嫂，我來找你，是想和你評個理，你可不要潑婦罵街，滿口粗話的！」

蘭嫂一怔，她萬料不到木嬌會轉換口氣，說出這些話來。她也只得按捺住心中的氣憤，冷冷地說：「你想怎麼樣！」

「喂，蘭嫂，」木嬌說：「事情是這樣的：阿財每天打你家門口經過，你那個最大的狗仔，便握住拳頭比着要打他，可把他嚇壞了！今早，狗仔竟真的把他打得鼻子出血，你倒說說看，誰是誰非呀？——我們講理的人，總得把道理講明白的，你說是嗎？」

聽完她的話，蘭嫂疑信參半，她思索片刻，才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是狗仔的不是了！」沉默了一會，她又說道：「不過，木嬌，我聽那個小的說，你的阿財每天經過這裏，總對他們扮鬼臉，所以——」

「阿財，這是真的嗎？」蘭嫂還沒說完，木

嬌便拉着阿財的手問。

那個小孩子看見她們剛才吵得很兇，已經嚇得不敢出聲，此刻經木嬌一問，兩滴淚珠便滾了下來。

「你有沒有對他們扮鬼臉，說呀！」木嬌毫不放鬆，再問下去。

阿財畏怯的點一下頭。

「鬼仔，還說人家打你！你要不向他們扮鬼臉，他們還敢打你！」

木嬌羞憤交加，當着蘭嫂的面，「拍」的一巴掌打在阿財臉上，他便哭了起來！

「不要打他，不要打他，」蘭嫂覺得這件事並不完全是阿財的錯，有些過意不去，趕忙一邊勸阻着，一邊把他拉過來，安慰他幾句。這時，狗仔恰巧從屋後跑來，蘭嫂喊住他，罵道：「阿狗，死東西！你爲什麼把阿財的鼻子打出血來，」她指着阿財，「快過來和他拉手！」

狗仔遲疑一下，最後無可奈何地走過來，和阿財拉了拉手，就想跑開。他剛想轉身，蘭嫂又喊住他：「阿狗，別走！帶阿財去後面玩！」

兩個孩子相觀了一陣子。末了，他們兩人一前一後的向屋後走去。

「噯，小孩子真太淘氣了！」看他們走後，木嬌嘆口氣說。

「可不是！我給他們氣死了！」蘭嫂也附和着說。忽然她想到了什麼，便匆匆走進屋內，木嬌疑惑的望着她。

不一會，蘭嫂端了兩杯茶出來。她把一杯遞給木嬌，一杯放在板櫈上。

「你太客氣了，蘭嫂，」木嬌接過茶說：「我們已經是老鄰居了，何必這樣多禮呢！」

「沒什麼，沒什麼，這是便茶！」

那個呷了一口茶，話題又扯到孩子身上來了，她說：「蘭嫂，你可真會管教孩子！狗仔可真聽你的話呀！」

「我的孩子可真壞透了，」蘭嫂還是客氣一

少女的悲哀

· 陳建成 ·

今天她沒有到午餐桌上，媽媽來問她，她回答說：「我吃了，放學時在同學家裡吃的。」

其實她是說謊。自早上吃了一小片牛油麵包，到現在什麼也沒有進過肚子。可是，她不覺得餓。她又想起受了人家的欺騙，她恨得咬牙；她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所起的變化，她心裡發急。靠在床上，她一直想哭，可又哭不出來。

她聽到汽車的馬達聲，知道媽媽出去了，她噓了一口氣。媽媽是到朋友家打牌去了，她想如果今天媽媽在家裡打牌，她說不定會把她的朋友趕走，雖然她平常是喜歡熱鬧的。

「不！不！」她幾乎叫起來，「我現在不喜歡熱鬧了。」

喜歡熱鬧有什麼用呢？這些使她不能把精神灌注在功課上，這些使她永遠沒有靜靜思索一下人生的真諦的機會。

爸和媽是忙着的。她上學回來；爸爸正在辦公室裡打電話，看文件；媽媽不是在家裡邀朋友來打牌，就是去朋友家問牌局。晚上，爸媽常有應酬，晚餐，跳舞，一直到深夜才回來。她獨個兒守在家裡，看着天花板，看着窗外無邊的夜色，有時做做功課，做了不久，丟開書本，她又支頭嘆息了。媽媽有時也發覺女兒是太寂寞了，就說：「小珍，不會出去找朋友玩玩嗎？你整天悶在家裡會悶出病來的。」

於是，她出去了，她就漸漸地像爸爸一樣忙了。

再沒有那種寂寞的夜晚了，她和她的朋友在一起，歡歡樂樂。那些朋友是一個又一個的洋名字：喬治、羅拔、茜蒙、瑪麗……媽媽介紹自己的朋友的女兒瑪麗給她，瑪麗又介紹自己的朋友喬治給她。

她學會了跳舞，常常跳呀跳的一直到深更。她又學會了騎 Scooter，幾個人深夜的馬路上追逐馳騁，怪叫和大笑劃破了夜的寂靜。

可是，現在是不同了，「喜歡熱鬧又有什麼用呢？」她又一次問自己。

那一天晚上，她和他們又在一起了，起先跳舞，但跳着跳着，跳到腿痠了，坐下來，開始開玩笑，每個人都笑得直不起身。後來，他們又喝酒，她喝了一杯，不喝了；可是瑪麗喝了兩杯，逗她；她不服氣，喬治在一邊慫恿她再喝，她就一連再喝兩杯；喝第四杯的時候，她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

直到她神智清楚的時候，她明白了那些朋友的當，她是躺在喬治的身邊，喬治鼻鼾如雷，好像唱着凱歌。

過後，當她知道肚子裡有一個小生命在生長，她去找喬治，但是沒有結果。她又去找瑪麗她們，她們也推脫得乾乾淨淨。

接着來的每個黑夜都是寂寞的黑夜了。晚風淒涼地吹，滲合了她的嘆息，和她的低泣。

她羞於見人，似乎每一個人投在她身上的目光都含有譏諷的成份，彷彿每一個人洞悉她的秘密。

媽媽沒有發覺女兒的秘密，她見到女兒躲在家裏，就說：「你今天沒有節目嗎？出去走走吧。老是悶在家裡，會悶出病來的。瑪麗沒有來找你？這個小妮子動了春心啦，整天只顧談情說愛，把朋友也丟了……」

媽媽還不知女兒的悲哀，可是小生命遲早要來到這個世界上，媽媽遲早要為她的女兒傷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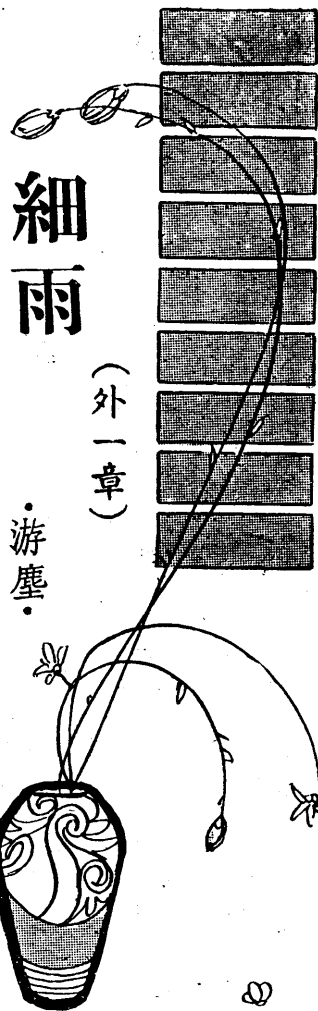
這是誰的錯呢？是自己的錯？還是喬治的錯？還是爸媽的錯？

她在心裏問自己，並且嚶嚶啜泣起來。

番，「他們整天吵這吵哪，把我給氣死啦，——」
「說到這裏，她忽然覺得人家稱讚自己，自己也應該回敬她幾句，所以馬上轉換口氣說：『木嬌，不是我故意稱讚你，你們阿財才叫乖呢！又聽話，又聰明！』」
木嬌被說得有點不好意思，她笑得露出滿嘴

金牙，不知該說些什麼好。稍後，她又想到什麼話題了，她說：「蘭嫂，你說不是呀，」她猶豫一下，繼續說下去，「孩子和孩子吵架，不論誰是誰非，總該先管管自家的孩子。」
蘭嫂一聽這話，馬上不假思索地說：「是的，是的，應該先管管自家的孩子！」

於是，她們又談了許多關於怎樣管教孩子的經驗。最後，木嬌說：「謝謝你了，蘭嫂！我想回去了！」
「不用客氣，不用客氣。」
木嬌揮揮手，向四周望一望，就向着一條小泥徑走去……



細雨

(外一章)

游塵

五點半了，我們才從學校裏出來。

在回家的路上，細雨又來了，柔和的雨絲飄在白衣上，印着一個個的小圓點，灰黑色的馬路也點綴上許多小黑點；細細的雨絲打在樹葉上，滙成了許多小水珠，從嫩綠的葉子上滾下來，消逝在濕草上。

我緩步地走在細雨下，它們吻着我，是那樣的柔和。

我從小就愛在細雨下奔跑，尤其是一邊下着細雨，一邊曬太陽的時候，出去摸一摸輕柔閃爍的雨絲，有說不出的快慰。

小時候，母親是不准我們在細雨下奔跑的，她說給雨淋了會生病。我們雖然相信母親的話，可是等到細雨來了，却寧可生病也要背着母親出去玩，抬起頭，張開口，伸出雙臂，跳跳蹦蹦地叫着，在濕草地上奔走，啖着落在嘴裏的小雨點。

記得有一回，我不知道因為什麼，身體微微發熱。傍晚時分，細雨又悄悄地來了。母親吩咐我千萬不可以出去玩，我不得已蓋了被躺在床上，心裏癢癢的，怪不舒服。

這時，阿春來了，他在窗外輕輕地對我說：「山裏下了很大的雨，河水漲了，岸上還有小螃

蟹哩！」

我看看母親不在身邊，立刻揭去身上的被子，一翻身，從窗口爬出去，把母親的吩咐置在腦後了。

不知怎的，捉了幾隻小螃蟹回來以後，竟沒有發熱了。我趁着母親還在廚房裏，連忙把頭髮擦乾，拿一本書坐在窗前大聲地唸。母親走進來，我說我沒有病了，她不相信，上前摸一摸我的額頭，自語地說：「真是神靈扶助！」

「我本來就沒有病！」我得意地說。
現在，我又在細雨下面了。細雨，輕輕的細雨，可愛的細雨……

夜

天邊一弧淡橙色，浸在炊烟裏的殘霞轉瞬間即逝，因為夜的脚步聲太迫近了。

夜來了，鄉村的夜是寧靜的。星星沉默着，路燈也沉默着，只有蟲豸低微的歌聲，只有椰樹唏噓的嘆息。

「札札札……」
遠處有機器的響聲，沉重地劃破了寂靜的夜空。是一幅古舊的機器在沉吟，那窮苦的老頭子

又在磨礪白天打好了的樹膠刀了，我彷彿看見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額頭上滲出來，滾過幾條深深的皺紋。他的孩子，掛着鼻涕，站在一邊用腳踩着機器的踏脚，使磨石轉動；他的妻子，慢慢地削膠刀的木柄，……
「札札札……」
沉重的呻吟抖顫着，在黑暗中散播愁慘的種子……。



大力士漢寇拉斯背負他的美麗妻子第艾巷拉過河，河裏有一個橫行不法的怪物，想搶奪第艾巷拉。漢寇拉斯見怪物追來，急放一箭，將怪物射死。

緘默

·文慧·

我無須向妳開口；我坦白也是徒然。
我何必訴說我心中的苦悶；妳一定不能了解。
。妳那樣的興高采烈，我更不該使妳垂頭喪氣。
告訴妳我從不曾感到這麼的快樂，妳依舊沒
法了解我心中的感受，妳至多不過說我快樂以致
忘形。

我恨，我愛，我不奢望妳能明白。我從不敢
以妳的知己自居；世界上本來就是沒有所謂知己
的；它只是文人筆下的謊言。

昨晚妳看我情緒那麼好，妳不懂事而又無
情的在我心中撒下了陰影。我不再說話了，我要
作無言的抗議，我再也不歡笑，我把正在口裏的
話，依舊保留在心中；我遂沉默了。

妳待我那麼好，然而，妳永不能了解我的。
妳看不到我心靈的深處，妳不知道我中正忍受
着苦痛的煎熬。我不告訴妳，對妳說了也是徒然

真實的話，然而我不會裝飾我的字句。
真實的，我何必吐露我的心聲，妳永不會激起共鳴！

有一個晚上

·冷燕秋·

有一個晚上，
憂鬱使勁地，打從
緊瞇的眼臉擠出。
那浩重的羣風，
帶着如冬天的水氣，
像一個熱帶的女兒，
由脚尖，吻我至臉龐。

這時，我開始愛聽，
這南國風鈴的獨奏。
小樓外的荷葉，背馱着
很多的雨露睡去了，
而螺子們欲將牠們喚醒！

料及烈風中的後園，
將有一齣別離的悲劇，
是果實、葉片哀傷地別了母體

於是，昆蟲們遂奏一首哀悼的歌
！
現在，時針立在第匹驛站：
失眠的鐘鉦被催着說：
睡吧，貓頭鷹已把頭藏向翅下！

尋覓

·閃亮·

在那「丹絨道光」海濱的沙灘上
我將第一個吻印在你手背上
你低垂的臉嬌羞如晚霞
掀動我平靜心湖的波浪

在那接骨樹下綠草如茵間
我將第二個吻印在你前額髮際間
你的眼睛充滿期待和責怨
兩顆心從觸接的目光傳達神秘語言

在那柔和月光下的岩石邊
我將第三個吻印在你甜美的嘴唇
你蘭馨的呼吸模糊了我的神智
寂寞的生命被愛情的火焰化塔

於是無情的欄杆殘忍地將我們隔開
我在天涯海角到處奔波不知是何緣由
你由凄風傳來的咽泣使我心傷
如今呵，只留得快樂幻影面對寂寞和
淒清。

天涯

·戴清壽·

彷彿，我失去了一千串的一千年
彷彿，我失去了一千串的記憶
在我心裏永恆光輝的是一顆星星
明亮的星星呵，是你鮮豔的微笑
重溫遙遠的歡樂

我又喜悅的摘下美麗的花朵
這裏，是一束紫丁香呀
你呢，唉！你已在天涯了

我不要詩人的榮光
也不要春日的年華

我希望的是你純潔的、溫柔的愛呵
啊，往日醉人的黃昏、落日，繁星之夜
你的溫馨

愛深了，眷戀的痛苦更深
這裏，是異域的小溪
這裏，是我孤零零的影子
你呢，唉！你已在天涯了

我纏入了乖戾的命運之淵
我的晝夜是不停的飄泊又飄泊
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深心憂患的安慰
你的微笑展示了繁花一般的希望
我是在你的希望之光裏走上戰鬥的人生
我不希望了，我不希望金色的美名
你呢，唉！你已在天涯了

雨天·漲溪·捉魚

·梁誌慶·

生活在城市的人是忙碌的，整天為世俗奔波，白天裏看到的是飛一般的汽車川行着，晚上是紅燈綠酒的場面，很少有詩的景象讓他們欣賞。然而生活在山城的生活却是樸實的，這裏有的是膠林、芭蕉、椰樹的自然景象。山城是綠的世界，有的是綠的希望。

夜晚雖是靜謐的，然而有昆蟲演奏夜之歌；躺在草坪上看星星，回顧四周的小燈在窗前搖紅，把靈思寄向無限的未來！

偶爾一陣雨，山城更是美麗了，請你把窗子打開吧，捲起一簾雨網，啊，你驚奇山城在雨中的朦朧美了。

於是小溪的水漲了，愛鬧的青蛙鼓大了肚皮，懷一肚子的快樂唱到天曉，人們也安詳地睡得不知天亮了。

雨夜，是我所响往的。我喜歡把它當作秋天，雖然我沒有經驗過秋天的情調，然而我因此猜想，秋天可能就是這樣。當我讀過「四季都如夏，一雨便成秋」這兩句話，我更加相信，南國的雨後就是秋天。

於是我寫出一篇關於南洋秋天的文章給我的老師看。

我說，南洋的雨後就是秋天，天氣涼爽，涼風習習，神怡情曠。

但是老師却搖頭說南洋這裏沒有秋天，只有北國才有秋天的季節。他還說北國的秋天，天氣高氣爽，月明星稀，樹葉黃落，大地草衰，蘆葦搖日，雁群行飛……

我反駁說，南島的三月，雨季連綿，橡葉丹紅，隨風搖落，這不是一幅秋天的景色麼？

老師還是搖搖頭。

雨後的景氣不像秋天麼？那又是像那樣的季節？像春天麼？我又茫然了。

我深愛這雨夜，椰葉帶着水的反光，疏落殘滴，當一陣風來，椰葉顛搖，形成一片大雨。

在溪邊，青蛙叫鬧一片，當人走過時，牠們的叫聲頓歇，待我們過後，牠們又鬧了。

啊！溪水漲滿了。溪流蜿蜒，流水緩緩。在月光下，有微微的小旋渦。

然而，在那溪畔，有許多盞小燈徐徐移動，有低低私語；在昏暗的燈光下，映出一張張帶着希望的面孔，手中握了根竹竿，時時抽動。——他們是在捉魚啊！

在燈光下，溪水清澈得可見底，也可以看見水中的游魚。

他們手中拿了一根竹竿，竹竿的一端裝上一根鐵綫。當他們看見魚兒游來，他們對準牠的身上刺去，於是鐵綫便穿入魚的身子，不能脫逃了。

那燈光在水上慢動着，竹竿在水裏畫成蛇影。

今夜，溪水又漲了，許多燈光在徐徐移動，我欣賞這副畫。前天收到琴的來信，信裡有一段這樣的話：「山城的雨景，是我所响往的；捉魚的情形，也是我不能忘懷的。我希望早日回到山城去！」

心願 · 秋人

——寫在聖安日

問你何以自遙遠地方趕來，
回說是為銘記這肅穆的一夜；
趁玄靈的瞬刻，
立下一個神秘而遙遠的心願。

躑躅着陡幅的山徑，
虔誠地在石上插了白燭，
你遂以一片肅靜挺立着，
心願跟燭火默默閃耀！

轉過了一塊岩石又一塊岩石，
你插下白燭一支又一支，
而立下的心願仍然只有一個，
一如你永無奢求的情意。

小河 · 龍留

來自屋背的那個小山城

經過那滿是野草的平地

小河——緩緩地來了，經過菜畦去了

小河經過了菜園，再經過，重經過……
背負着重重的挑担——如種菜的人
流向那有着許多蘆葦的池塘

粉 筆 生 涯

李旺開

在教育界混飯喫，不知不覺地已四載有餘。

四年的時光，在生活享受愉快的人來說，是短，但在生活清貧的人便覺得長而難熬。

本來嘛，做教師的有個最優異的享受，那便是局外人羨慕的一年裏佔去三個月的「有薪假期」。這下子，總可以暫且脫離那呆板而枯燥的單調生涯，倘稍有積蓄，還可乘機到外地兜兜風，開開眼界；或到較為僻靜安謐的環境去養精神，調劑調劑身心，讓緊張疲憊的精神慢慢兒恢復過來，暫時把幾個月來鬱結於胸襟的悶氣，拋向九霄雲外。

旅行、喫風；是人間一樂事。然而呵！我似乎連個應得的權利亦給剝奪了！

結縭之前，未有妻兒之累，月中入息，雖區區百來塊錢，倒還勉強可維持獨身生涯。單身漢之樂，樂在用不着負家庭重擔。然婚姻乃人生必經途程，早不結婚，遲也逃不掉。因此，前些年頭，便索性結束了人生最甜蜜而值得迴味的戀

愛生涯，開端了我新組織起來的「家庭生活」。

結縭之後的第一年，家庭日常生活開銷頗鉅——往往超出預算。而我的薪祿是菲薄得恹恹可憐。因此，入不敷出，經濟拮据，挨至年終，便債拾高築起來。

爲了應付窘迫的環境，幹過店員、書記、經紀、碼頭工人……光有七十二行以外的一行——盜——不幹。人生本來就是一杯苦酒，也像一場冗長的戲劇，生活其間的人都是戲中「角色」，扮演着一齣齣的戲目，似乎永久沒停止的時候，我是個性格倔強而驕直的人，甚麼苦的工作都能幹，只要是雙手幹活換錢糧食的這種工作是神聖、崇高；勞動的工作是富有生人意義的，也才是真正人類所欲追求的。

勞苦的人生，更能激起人們對生活有所留戀冀求，燃燒熾烈的生命火花；在晦黯中，照耀輝煌底光芒在跳躍着。

芸芸衆生，勞碌奔波，樞風沐雨，在窘困艱難坎坷的人生途程上邁進、搏鬥；在痛苦晦澀的歲月裏

求生，更加感到人生底可貴。對「求生」抱着愈加強烈底慾望。

不管現實生活環境怎樣磨折我、打擊我……爲了下一代的前途，我還是忍受一切揶揄和諷刺、苦厄和困難，堅強地活下去。

爲了追求光榮的人生，爲了要在平凡的生命史頁上記錄下光輝事迹，我下了最大決心，獻身教育界——負荷着那最神聖底工作，到一個文化落後的鄉村當糊塗王。

當自己和那一羣天真濯濯，心地純良的童穉們打成一片時，覺得自己年青了許多。於是，我對自己說：「我是中年人裏的年青人。」

工作雖然繁重點，所負責任頗不小。朝讀書，晚批卷，精神上辛苦是辛苦了點，但爲了培育社會未來底中堅，國家未來底棟樑，使每個兒童均有機會平衡地盡量發揮他們底天賦，在將來的日子裏成爲有用的好公民，精神上的負擔稍微痛苦些兒又算得什麼？

在局外人眼裏，以爲幹教育工作這行仍是輕易之事。鐘一敲，拿

了本書進課堂教一教，半句鐘或四十五分鐘很快的便敷衍過去。其實，事情並非像這般簡易。家長們既把子女送入學校受教育，學校當局就得負責教導、栽培的全部責任，兒童將來成爲怎樣的一個學生，（即是說學業成績的優劣）那要看學校當事人辦理得好不好。如果，教師抱着「敷衍態度」，光是濫竽充數，對其教學工作不過是馬虎塞責，則學生遠大前途便犧牲在這些不負責任的教師手上。這是教師底罪過。

話說回來，教師假如認真，從不懈怠傲慢，苦心教導，循循善誘，但一旦遇到了一般智能低劣到少有的愚魯兒童，那真喫不消了。其中我就會碰過好幾個——比如上完五年級作文課，別夢想個個都交上一篇通而又順的作文章稿給你，如果全班交得出一張白紙寫墨字的卷子，便要抿嘴偷笑囉！幸虧這一類小東西是絕無僅有的。

在普通情形下，一班裏往往攙着二個「問題兒童」在上課，這類兒童的「難教」往往使到校長或教員束手無策，窮于應付。頑皮刁鑽起來，涎個活鬼來嚇他都不怕，「鞭」的政策已廢除，唯一法寶是苦口婆心規勸，但當這認爲最良好而有効的方法施行失敗後，「師長」到了此種地步即使挖空心思亦無其他妙法。

有些人也許要問：「做教師的怎麼連一個小孩子都管不來，這應歸咎於教師啊！」

老實說，欲徹底改造一個問題兒童也并非不可能，只是時間長得很而已。況且這是一項艱難困苦的工作，教師要有極大耐性與同情心。犧牲幾乎全部精神去研究方法和深切地了解兒童個性與觀察其日常生活環境，然後對症下藥，最後，當能如願地到達預期效果。

無論怎樣說，做教師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容易。許多同道們都曾經這樣慨嘆：「噫！教育

飯真難喫！要改行了，如有機會的話。」

真的呢！粉筆生涯不是好捱的。除了應得的，別人無限羨慕的一年中三個月「長假」可以藉機休養調息，養養乾癟的身子（無錢莫談這些好聽話），其他日子，天天在黑板前面對着一班學生講解，說得口乾腳又痠，粉筆灰不知吞下了若干。回到辦公室，還要改卷子；歸回家裏，還要預備明天所教的東西

（教具、材料……），兼要寫不能不寫的「教學紀錄」。雖然在課室內上課的時間一星期不過過千二百分鐘，但加上其他包括教學範圍裏不可免去的必要工作就已超越八點鐘的時間了！倘若遇有某同事請假還得代課，這樣的工作怎能說是一「輕鬆」呀！

四年餘的歲月裏，我便彷彿田疇中拖犁的牛般執行任務。然而，我絲毫沒有怨言，也許命運注定了我應該如此吧！



這是十七世界意大利著名雕刻家波尼尼所作的阿波羅和達芬尼的形象。圖示阿波羅追求他來到尼斯，達芬尼的足就長了根，皮膚上長出樹皮來，手臂茁長樹枝，頭髮長上青苔。（希臘神話）。

如污濁的河流敗壞風景，
你走動，激怒神
且推倒神於一邊，
且以巴黎的夜街與雕花的酒瓶
引來一羣吃獸的嘴飲後
在懸崖上罵上帝住在下面
深淵裏亦有那可怖的迴聲。

春天遂病了，季節紊亂，
綠園中有枯葉在說話，
種子被隔於果實與泥土之間，

慾的塑像

· 羅門 ·

生命從何處顯形？
當一棵樹的裏面已被死亡租下；
當教堂的鐘聲勸不走酒的忿怒，
風化區便鋪設最後的晚餐，
迎你駕臨把生命之屋的主人推上
十字架
以後人們便都喜歡讀
像銀行、夜總會酒吧間與女人那
樣的書，
魔鬼的名字排印在耶和華的右邊

潮聲

· 夢華 ·

我與孕育我的故鄉離別，正是在八年前。我伴隨着可愛的鵲姑娘到那海口眺望，期待作十數天海上遊的伴侶——輪船——的到臨。

那艘船悄悄的到來，泊在海面上，像一條睡鯨，輕輕的伏在水波上。

一個夜晚，潮聲響澈的夜晚，我與鵲姑娘手攜手，一齊進了船艙將我們帶離開了故土。這是我初次見到汪洋大海，我聽到了機動聲混和着波濤怒吼的交響。

孤單的海上，雖然有成群的海鷗翱翔，海的母親輕彈起流水的曲子，晨昏時天邊變幻出一片美麗的彩霞，殷紅的太陽也可親起來了。

一個奇異的早晨來了，昏暗的天，猶如永遠是曙光的早晨，使感覺停留和迷醉在早晨裏了！

異邦有奇特的情調，也有着深厚的人情味。故國，現在已隔着遠遠的千里路程。在這一剎的短促時間裏，我又再開始聽到了潮聲，依舊是那麼的低吟和親切，鵲姑娘仍然伴隨在我的身旁。過去的時日呀，又再一次的令我神往了。

時光一年又再一年過去，我已好久沒有見到海了。遠離了海的母親，到這叢山裏，看那雲蒸霧起，聽那山風雄唱，涓跡在綠林之下，再過農村的童年。大海的面目模糊，潮聲也漸漸在記憶中衰退，童年的樂趣，也給歲月沖淡了。

昨夜，我又再聽到了潮聲。生命又喚起了清新的活力，我又重回到童年，我又想起了令人戀念的十天海上生活。

潮聲，重新引起種種淡忘的回憶。以往的生活斷片，隨着潮水而來，猛烈的衝進心田。但鵲姑娘已伴隨着黃泥，在那遙遠的九泉之下。潮聲是低沉而悲戚，與無聲的慨歎相呼應。

我又聽見潮聲了，然而，八年的滄桑變易是何其迅速呵！

(上接封三)

一個月後，突然的，公司派我到B市去巡視業務二個星期……到任務完畢後我便回來，然而，我發覺到他林三樂不在了。

「喂，老闆，他去了那裏？」我着急地問那家咖啡店的老闆。

「他？誰？……」哦，林三樂嗎？他病了，……已經有兩三天沒有到過我這兒啦，聽說，病得很嚴重呢，唉！……」老闆蹙着眉頭說。

「呃，請問那個是魯先生？我們的書記林三樂正要找他去談話，交代些什麼。」正在這個時候，一個肥臉的老闆模樣的中年男人走了進來，向我們兩個探問，他的樣子很緊張，很憂鬱。好像有一件大事就要在他的眼前發生了。

「我就是。」我回答。我的心開始跳動起來。

「你跟我來吧，魯先生。」這位肥臉的男人說。我就跟他走。

「他得了什麼病呀？老兄。」在路上，我問他。

「據醫生說，是什麼急性的痛……，哦，對了，是胃痛。哎，很嚴重……」

「為什麼不把他送進醫院裏去施救呢？」

「哎呀！你不知道，他說他不會好了的，因此，他不願意去……有什麼辦法呢？」他嘆息地答道。

我們一直走進林三樂的房間裏去……他的頭髮散亂，削瘦的臉蒼白得如菜色，眼皮緊閉着，嘴唇微張，露出黑黃的牙齒來，他曲着脚

躺在牀上，一動也不動，好像已經死了似的。

「喂，喂，三樂，你覺得怎樣？……」我輕輕地搖動他的手臂，輕聲地問。

「我……」啊……你來了？」他醒轉了過來，眼睛無神的睜

着我看了好一陣，然後，他痛苦地呻吟着，斷斷續續地說：「可惜，我就要向你告別了……但，你千萬不可為我悲傷，難受，……我記得書本說：一個人早死，那是因為上帝召他走了，因為他是善良的人，

但是，我是善良的人嗎？……我現在有兩件事要拜托你，你答應嗎？（我點點頭），我知道你會的……

啊……，那個書桌上的一個白色長信封裏面有一千元鈔票，是我多年來的儲蓄，……這兩件事就是：第一，我死了，你草草地把我埋葬掉，算了，人死是件極普通的事……第二，剩下的錢，你把它交給

××中小學校，作為它的經費，那間學校很簡陋呀……」

「你答應嗎？（我點點頭），我知道你會的……你真是我的好朋友，那麼，我也瞑目了……」

「我的朋友，我要去了，我的眼睛要黑暗了，我要黑暗了……」說完，他的頭歪向一邊，眼皮就閉上，他走了……

「……是的，他是好人，一個奇怪，孤獨的好人。」那個肥臉的男人望着林三樂的屍體向我悲哀地說。

童年的一頁回憶

· 沈彌平 ·

記得我初入學那年，日軍還在馬來亞。有一天上午，全校的學生們排隊做早操的時候，忽然聽到一種從來未曾聽過的沉重而有力的聲音在天邊響起，由遠而近，把我們都吸引住了。大家停下來，抬頭看看，原來是四架巨型的飛機。在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它們就是稱為空中堡壘的B二九型，所以只當它們是奇怪的飛機；我們正想多看一會，却給體育先生大喝一聲，嚇得我們趕緊低下頭繼續做早操。但我們好奇心所驅使，時不時抬頭望，冷不防給站在後面的另一位先生在腳上抽了一籐。我們的體育先生是個日本人，很兇，學生見了他就害怕。可是，我們還未換動作時，卻又聽到另一種輕飄飄的飛機聲，這種飛機我們聽得爛熟，不看就知道是日本飛機了，但我們再不敢抬頭看，利時天空響起了「拍拍」的機關槍聲；這時，體育先生停止喊口號，却睜大眼睛呆望天空，臉上顯得很緊張。當然，我們也跟着他抬頭望。正是多了六架日本飛機，它們和B二九型比較，彷彿羊和牛一般。但別看輕日本飛機小，却是非常了得，它們有如一隻蜻蜓，在

那四架B二九型飛機的身邊，穿上穿下，忽而東，忽而西，看看要直撞對方，忽又嗡的一聲巨響，越過頭上去了。另一架看看就要撞上對方，但又是噠的一聲，從底下鑽過去了，使得對方老是無法用槍打它。哈，好靈活的日本飛機。看那四架B二九型，真有如一隻大笨象，要轉回頭也得要兜個大圈才行。不過它雖然笨，可要比日本飛機厲害得多，前面都裝有兩挺機關槍，尾部是四挺，所以那些日本飛機不敢逼近它。

雙方這樣地爭鬥着，看得我們又刺激、又緊張，好不精彩。忽然，有一架日本飛機的尾部冒出黑煙，直向着北方慢慢墜下；不一會，又有一架日本飛機冒黑煙。但這一架還沒飛遠，另一架又冒起黑煙來，兩架同時向着南方飛落下去。現在只剩三架日本飛機了，大概他們眼見自己兄弟一連被擊落，所以愈來愈兇狠，逼得近近的，但始終沒有擊中對方的要害。後來，它們向着東方一起飛去，正當我們以為當它們敗走的時候，它們却轉了個彎，三架拼着一字形的戰術，向着B二九型的其中一架的左側直攻過去。

對方大概沒料到它們的那套戰術，因此招架不來，而其餘三架也來不及挽救，這樣就被擊得遍體鱗傷，尾部頭部都冒出很濃的黑煙，直向着北方飛落下去。

那三架日本飛機以為這種一字形的戰術很好，再想使用，又向着對方的另一架直攻過來，怎知對方吃過一次虧，有了經驗，趕緊排成L字形，這回倒把日本飛機困在中間，但日本飛機小巧玲瓏，機身一斜，嗡嗡在對方的機下溜跑了，再也不敢回頭。而這三架B二九型也跟着飛向西方去了。

那三架B二九型飛走以後，先生再也沒叫我們繼續操練下去，而叫我們全體回教室。

大概上了兩節課，忽然警報狂鳴，跟着鈴子也響起來，忽見日本校長氣喘喘地走到我們的教室來，叫我們趕快收拾書包回家。說完，又跑去另一間教室。頓時全校騷動起來，秩序非常混亂，哭聲、喊聲、呼兄喚弟，全校一片喧嘩！我背了書包，急忙跑去五年級教室尋找四舅。但我心裏覺得莫名其妙，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我一路進五年級教室的門檻，恰巧和四舅撞個滿懷，他一手拉了我就往外飛跑。

我們回到家裏，外婆和小姨以及外祖父已在門口等着我們了，外婆一手把我們摟在懷裡，嘴裏說着謝天謝地，謝神謝佛。我們來不及放好書包，飛機已到頭上，我抬頭一看，正是剛才的B二九型飛機，這回它飛得低低的。我們也不及躲進防空洞，（因防空洞離我們相當遠）所以只好躲到屋邊幾十棵的香蕉樹底下。

飛機總是在頭頂上盤旋着，因為我們的家離日本兵營不到半英里。飛機要炸兵營，總要在我們頭上越過。

忽然，香蕉葉沙沙地響，我們起初以為是下雨，但又不見有雨水落下，接着刮起一陣風和一陣閃光，轟的一聲響起來，跟着又一連七八響，震得我們的家搖搖欲墜，屋內的東西也被震落地，碎碎彭彭地響，樹木也發起抖來，飛機停止了轟炸，巡迴了一回就飛去了。但我們不敢走出來，一直等到響鐘解除，我們才敢走出香蕉林來。

屋內滿地都是玻璃碎片和泥塵，以及黑黝黝的骯髒東西。沒多時，我的父母和弟妹都來了，我們皆大歡喜，慶幸大家平安無事。

至於那個兵營被炸得變成平地，靠近兵營的住家也遭遇到慘劫。如今這一塊被轟炸的地方，已變成了一塊曠濶的足球場了。

經過這一次的浩劫後，就帶來了和平和幸福的日期。

一個畫家的誕生

莫洛亞



作者簡介

莫洛亞生於一八八五年，是法國現代最著名的作家。他的成名小說是描寫一個英國軍官的。他是一個著名的傳記作者，他替英國詩人雪萊寫的傳記「愛麗兒」，是現代最受歡迎的傳記。二次大戰爆發，他到美國去，在那裏寫成他的「法蘭西的悲劇」，在文壇上轟動一時。一個畫家的誕生，是諷刺那些現代派的藝術作品的。

畫家彼德杜士快要畫完一幅靜物，其中所表現的，是一些插在一只藥罐子裏的花和一些盛在一只碟子裏的茄子。這時候，保羅葛來士正從外面走進杜士的房裏來。他對着這位正在工作的朋友端詳了好幾分鐘，隨後便使勁說了一聲「不行」。

那畫家吃了一驚，抬起頭來，停止一只茄子的潤飾工作。

「不行，」葛來士接着用愈來愈高的聲音說，「你永不會成功啊。你固然有資料，有天才，並且愛名譽。但是你的畫是平板的。朋友，這是不會出色的，不會被人喝采的。在一個陳列五千幅畫的客廳裏，沒有一點東西，會在你的畫兒前面，叫那帶着瞌睡散步的人，停住腳步……不會，杜士，你永不會成功啊，並且這是可惜的。」

「爲甚麼？」那個愛名譽的杜士嘆息說。「我照着我看見的東西工作；並不求另外的。」

「的確就是這個問題：你有一個妻子。朋友，一個妻子和三個孩子。現在牛乳要賣十八個銅元一升，雞蛋要賣二十個銅元一個。而買畫片比買畫人來得多，並且識者比糊塗人來得少。所以從一羣無名的作者裏面跳出來，法子究竟是怎樣的呢？杜士，你說吧。」

「努力工作嗎？」

「你可不要說着玩吧。唯一使那班糊塗人注意的方法，杜士，就是做一些大而古怪的東西。你宜言自己要到北冰洋去畫畫罷。你穿上埃及王的衣裳去散步吧。你組織一個學派吧。你用一些博學的字眼混在一處，譬如『動的外化法之類』，並且舉行一些運動吧。你否認動靜之分，黑白之辯，方圓之別吧。你發明新荷馬派的畫吧——這派畫師祇認識黃和紅；你發明圓柱派的畫，八面方錐體派的畫，四元派的畫吧……」

說到這裏，一陣異樣而柔和的香水味兒，報告柯士內弗士伽夫人進門了。這是一個儀態萬方的波蘭女人，杜士素來稱讚她的風采。她定閱了一些用影印三歲小孩式的畫兒而賣得很貴的雜誌，因爲在那裏尋不着這個愛名譽的杜士彼德的姓名，於是便看不起他的畫。現在她躺在一張矮榻上，瞧着那塊在手之中的畫布，搖着那頭黃金般的頭髮，帶着一點略含氣憤的微笑：

「昨天，」她用她那如黃之舌而像唱歌般的口音說，「我去參觀一個在好時代裏的黑人藝術展覽會。唉！那真是使人感動，真是模範品，真是有魄力！」

於是這畫師把自己一幅稱爲得意之作的人像，翻出來給她看。

「容氣啊！」她微微地動着嘴唇，用那如黃之舌而像唱歌般的口音，這樣說了三個字，接着便走出去了，身上的香氣依然四溢。

彼德杜士把自己的調色板向牆角一擲，並且隨意向矮榻上一倒，口裏說道：

「我去做保險公司的捐客吧，做銀行的小職員吧，做警察吧，畫家是最沒出息的職業。那種由於以耳爲目的人造出來的成績，不過在乎做手罷了。我們尊敬那些名家，而批評家却鼓勵那些野蠻人。這些玩意兒我真夠受了！我現在丟開以前的主張啦。」

保羅聽了這篇議論之後，便點燃了一枝煙，並且思索了好一陣。末了他才說：

「你願意對於那些妄人和那些假藝術家，給以相稱的強硬教訓嗎？你自問是否有能力，對於柯士內弗士伽和其餘的審美學者，用神秘的並且正經的方式，去聲明自己爲得更新的筆法已經花了十年光陰的預備嗎？」

「你是說我？」這位愛名譽的杜士用驚詫的口氣問。

「聽我說吧……我預備用兩條易於使人注目的新聞，去宣言你組織了一個名叫『觀念分析派』的畫派，宣言你承認世上畫像的人，——連你也在內——都在不學無術之中。研究人類的面目，完全是件糊塗的事！這本來不對，因爲人之所以爲人，實在完全是人在我們心上顯出的那些

「觀念」。譬如一個上校的像，就是藍底子的衣料，和排在衣料上的五條粗金邊，這一只角上一匹馬，那一隻角上一些十字架。譬如一個工業家的像，就是一座烟囪和一只擱在桌上的拳頭。杜士，你現在明白你在世上主張的東西嗎？你能够在一個月裏給我畫二十張『觀念分析派』的人像嗎？」

這位畫師愁慘地微笑着。

「在一點鐘之內，」他說，「不過，葛來士，使人發愁的，就是這辦法是否可以有成績。」

「我們試它一下。」

「我不慣說那種厚臉的大話。」

「那麼，好朋友，凡是有人要求說明，你總稍停一下，然後從烟斗吸一大口煙，對那要求說明者的臉上噴過去，末了，你只說這樣幾個簡單的字：『你偶然也對一條河注意過沒有？』」

「那麼，這算是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也沒有，」葛來士說，「不過他們也會覺得這句話很漂亮，並且等到他們將來都發現了你，並且明白而又頌揚的時候，我們再來談這件偶合，再來嘲笑他們好了。」

兩個月以後，杜士的個人展覽會，在佈置完畢只待開幕前一天，已經是勝利的了。這位會鼓如簧之舌，會唱歌而又香噴噴的柯士內弗士伽夫人，始終沒有離開她這位新的大人物。

「唉，」她重複地說，「真是使人感動的，真是模範品，真是有魄力！何等的智慧！何等的天外飛來之作！好朋友，你究竟怎樣達到了這些驚人的綜合境界呢？」

這位畫家稍停了一會兒，從烟斗裏狠狠地吸了一口煙，立刻吐出一大口煙來，然後才說：「夫人，你偶然也對一條河注意過沒有？」

那位心上感動的波蘭美人的朱唇兒，用如簧之舌而像唱歌的聲音，吐出了一些得意的話。那位有名的少年雷維興，這時候正披着一件

兔子皮的大衣，在一個人堆裏發議論：「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在我，早就說過他丟開模特兒格外畫得好。但是杜士，請你告訴我，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嗎？從那裏來的呢？從我的論文裏來的嗎？」

彼德杜士停住了好一會，向他的臉上噴了一口表示勝利的煙，然後才說：「先生，你偶然也對一條河注意過沒有？」

「這真值得讚賞！」雷維興用獎勵的聲音說；「這真值得讚賞！」

這時候，一個有名的買賣商人，正在這工場裏走完了個圈子，便抓着這畫師的衣袖牽他走到一只牆角邊。

「杜士，好朋友，」他說，「你真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居然能够發表這樣一個理想。請你給我留下這些作品。在我沒有通知你以前，請你不要變更筆法，並且每年我可以向你買五十幅畫……這樣行嗎？」

啞謎式的杜士，吸着煙沒有回答。

那工場裏參觀者慢慢地走完了。保羅葛來士在最後一個也出去了之後，立刻便關好了門。他們聽見一陣讚美的絮話之聲在樓梯上漸漸地向遠處走。後來這位小說家單獨和那位畫師相對，快快活活把雙手插在衣袋裏，放聲一笑。杜士驚愕地瞧着他出神。

「如何！好朋友，」葛來士說，「你相信我看明白他們嗎？你聽見那個披着兔皮衣領的矮子的議論嗎？那個波蘭美人的話嗎？那三個漂亮的青年女子不住地地說：『這樣新到尖端！這樣新到尖端！』嗎？唉！彼德杜士，我相信人類的愚蠢是不可測度的，但是今日的事卻超出望外。他這時候又弄得笑不可仰了。那位畫師眨着眼睛沒有話說，末了，因為葛來士笑得滿身振顫起來，他便匆匆地說了一句：

「糊塗。」

「糊塗，」這小說家憤憤地大聲說，「我剛

好得到莫大的成功。」

那位畫師驕傲地向他那二十幅分析派的人像望了一遍，便用那種由自信力發生的勁兒說：

「對的，葛來士，你是一個糊塗人。在這幅畫裏，本來就有點兒東西……」

這位小說家帶着一種無限的納悶態度，望着他的朋友。

「這未免過火！」他高聲說：「杜士，你記憶一下吧。這種新的筆法，究竟是誰給你下的暗示。」

於是彼德杜士稍停一會，並且從煙斗吸出一大口煙，然後說道：

「你偶然也對一條河注意過沒有？」

肥 (外一章)

林東山

貪吝、酒色、兇狠……

一切的罪惡都聚集在你身上，

於是你肥了，

於是魔鬼狂笑了，

於是你成了地獄之貴賓。

瘦

貪吝、酒色、兇狠……

一切的罪惡都離開了你，

於是，你孤獨了，消瘦了，

但是，你已從上帝之泥昇華，

成了一個有骨幹的超人；

而天堂之門却為你打開。

生活的風波

· 原上草 ·

奇怪的生活是不由人說興趣的，不知怎地我忽然開起咖啡店來，店址就座落在這華巫雜處的小甘榜裏；幌幌眼，已送走了七八個年頭。

七八年來的日子不算短，我熟悉這地方的情景，熟悉地方上每個男女的臉譜，就像熟悉我保有的茶盃碟子一樣。他們不論男女都稱呼我「頭家」，我笑着點頭。我稱呼他們「交響」和「娘惹」，他們也笑着答應。和氣是促進情感的最好東西，彼此有說有笑，關係都拉得非常好。

末諾是我許多老顧客中的一個。他有一個中等的身材，一張多鬚的臉，潤大的脣角邊永遠含着笑；光頭，辮額，圓而深邃的眼睛顯得有點兒呆滯，但却透着老實。記得他的長女招親，我還作了他家座上客，從那不大排場的慶典裏我認識了他家的一切：一幢破爛的浮脚樓，幾株芭蕉樹，一隻老貓公，和失去了老伴侶的孤單和寂寞。他沒有可資出息的東西，據說從青年時期起就僅有身上天生的勞力；直到闖過了中年的大關仍然是如此。不過他沒什麼表示不滿意，他跟常人一般爽朗的笑談，熱心地幹他修馬

路的工作，彷彿貧困對他倒是一種無窮的樂事。

有一次市集日，他領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到我店裏來，眉開眼笑的對我介紹說：

「頭家，這是我的兒子，他叫沙利，剛從外埠他姑母家回來。」我還沒聽他說過有兒子，百忙裏把那年輕人上下的一打量，所得的印象似乎跟他老子完全兩樣：長個子，長脖子，長臉頰，長頭髮，連說話的聲調也是那麼長聲長氣的。

「很好呀！他現在幹點什麼工作呢？」我高興地問。

他朝門外的馬路一指：「哪！就是那個。」

我一看，那裏的路邊停着一輛簇新的三輪車。

「踏三輪車嗎？不錯的，是租來的吧？」

「買的，我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買的。」他顯得光榮地說。「向店舖租來，每天租銀多則塊半，少則一塊，非常不合算。」

「對對對！你的想法真不錯。」我沒口稱讚。

他笑得眼都眯了起來，接着東南西北的談了老半天，然後這樣叮

囑說：「以後沙利來吃什麼，記下來，都歸我的賬。」

末諾是我的忠實老賬戶，日中三趟兩趟的掛賬，月底出了糧從不少欠我分毫，當然他的叮囑我只有贊成的份兒。從此我認識沙利，我的一個多年朋友的兒子。

沙利的茶癮相當驚人，日裏四五六趟的跟我打交道不算數，還招來了三朋四友的幫忙着花費，這是我深表歡迎的，但我不明白是不是末諾原有的意思，所以我安着小心會經當面問過他，不想他的脾氣這麼躁，就像是我欠了他似的嚷：「問什麼？你記起來就得啦！」頓時我也有點氣，轉而一想，人家既先有吩咐，就有什麼也算不了我的錯，因此連末諾面前也省下提起這件事了。

一個月很快的過去，末諾到來的平均數目兩倍多，他老大一楞，我急忙加以解釋，他聽了不住搖頭說：「那怎麼可以？那怎麼可以？這樣一來我還希望再吃飯？」聽他說來我也忍不住心裏在難過，因為他在月中換風炙日的工作才只掙到一百幾十塊，這一項的開銷就去了三分之一，確是使人深感有悖情理的

。結果他考慮半晌，還是照數付清賬，臨行時他特意關照我說沙利名下的他一定承認，不過希望我轉告他別太慷慨，時常如此他是負擔不起的。我答應了他。

不久，沙利又上我店裏來了，後面跟着四五個年紀差不多的人，見了我劈頭就問：「頭家，我爸爸來結了賬沒有？」

「結過了。」

「他說些甚麼？」

我對他身旁的幾個同伴看看，他們也一齊眼光光的看着我，一時倒使我難以開口。

「他不答應我來掛賬是不是？」

「沒有這樣說，沒有這樣說。」我想了一想到底顧不得那許多，便告訴他老頭子的實在意思。

「別多說了，他不還我還！」他氣鼓鼓的招呼同伴走進小廂間裏坐下，要這要那，全是東道主的神氣。我料想他們父子間似乎鬧了點齟齬，假如真的，我就要派這年輕人的不是了，他不明白老頭子的苦楚，只貪面子，這那裏是一個有良心的為人子者的行為呢？我只顧想，猛聽得廂間裏傳出一陣興奮的呼喊，好像還雜有叫我的聲音，我走過去，不覺大大一怔，只見每人面前擺着一些兒銀角和鈔票，沙利手裏正拿着一副荷蘭牌，看見我便把下巴那麼一翹：「盃子搬開去，算我的。」

我一動不動，分不出是害怕還是生氣的問：「你們幹甚麼？」

淡地回答說。

「誰知道是好玩的，萬一『馬打』走來呢？」

「那你在外面留心看着，隨時通知我們就得了。」

他們不肯聽，我總不能扯下臉皮趕他們出去，這半天時間老是坐立不安，直到他們自動離開方才覺得心頭輕鬆下來。

可是明天沙利又到來，人數比昨天還要多幾個，呼茶叫水後再搬出那一套玩意，真不懂得他們那裏來的這麼多錢和空閒時間。我無論如何不答應，費了不少唇舌把他們的臨時賭場從店裏移到店後的僻靜地方去，這樣算自己担不上關係，沒得好說。不料從此一來那僻靜地方竟日漸熱鬧，貪點方便的人都愛打我店裏直出直入，倒很透點與旺的氣象，由此却引起鄰居雜貨老板的妬忌說：「你真能幹，這辦法也虧你想得到，一天的『水錢』恐怕抽得不少吧？」我很生氣，指天劃地的跟他解釋，他笑而不答。

末諾好多天沒上我店裏來，我以為他病了，問沙利，全不是這回事。那天清早他來了，我就親切地問：「怎麼這幾天不見你呀？」他笑得露出滿嘴殘缺不全的牙齒說：「不能常來了，用費太大，省一點的好。」

於是，我方才明白他許久不來的原因，只是想要平衡月中的開支，便不惜剝扣自己的口糧來將就兒子的需要，這真太感動人了。緊接着我就問起沙利的工作狀況，因為

我只見他好像終日閒着一般。

「他天天出外賭三輪車，總是不見他交給我一點錢，問他錢那裏去了，又說修理這個，買了那個，新車呢！那有這麼容易壞，真正奇怪的！」他搖着頭說。

我更加可憐他起來，很想戳破沙利的謊言和他最近的荒唐行為，不知怎的，一轉念又按了下去。我只恭維他有個如此高大的兒子，不久就可以享點兒清福。他聽了很快活。

當末諾再上我店裏來的時候，時間相距約莫四五天，一見我便劈頭問：「聽說頭家店裏開賭是不是？」

「沒有呀！」我感到非常突然。

「沒有？那又有許多人進進出出的？」

「他們打從我這裏經過。」

「經過？他們到那裏去？」

加上「一把鎖」。這樣一來店裏頗顯得一片冷落，可是我想到能藉此擺脫無辜的嫌疑，總也值得的。

好多天來我不會看見到沙利。自從那天捱了他老子一頓好罵後我就注意他，他顯得很懊喪，而且還怪我把他老子引來，非常不够朋友。我有屈難伸，巴望他趕快走開，好讓我清靜清靜。

說也很怪，從那時起我就不見了他，雖然在我屋後還是照樣透出非凡的熱鬧。或者他是變規短了！我正這麼想着，老末諾又一脚高一脚低的來找我。

「頭家，你看見我的沙利沒有？」

「他的樣子很焦急。」

「有什麼事嗎？」我問。

「他有三天沒有回家來啦！」

「真的？我也好幾天不見他！」

他見問不着頭緒，隨即就離開。不多時又出現在我的面前，這時使我吃驚的是他眼角好像掛着淚。

「我已打聽到了，他賭博輸了錢，車子押給別人，因此不敢回家來見我。」他眨眨眼，淚水就滾下幾滴流在臉頰上。

我的事……我知道他是誤會了，心裏愈想分辯，但一時間却不知從何說起。

「你這個壞蛋！我現在才認識你，你害了我的沙利！我一直要詛咒你，阿拉真主也一定不放過你！」

他吵了一通，許多話我都聽不明白，門外看熱鬧的人可聽樂了，我却氣得要命，真是做夢也想不到有如此大的冤枉降臨到頭上，這老頭子敢情是發瘋了？我用最大的堅忍力忍受到他滿面而去，然後一連嘆了幾口氣，心裏說：「要誤會也罷，那是無可奈何的事，總之我到底是有錯啊！」

末諾好久沒到我店裏來，村長却來了好幾趟，虧他不時的干涉，我屋後那個公開的密賭賭場才算風消雲散，恢復冷靜。可是末諾已經惱了我，連帶一些人都對我抱敵視態度，我痛感友誼的喪失，另又懊恨頂個無辜的罪名，許多日子來心緒總沒個舒暢的味兒，常想到跟誰發一通脾氣才安樂。至於沙利，我還是惦記着他，所以也不時從別人嘴裏打聽關於他的消息，只是一個說在東，一個說在西，到頭來誰也搞不明白。

記得是一個微雨的天气，時間好像黏着不肯走，雖然快交正早了，但看去還像天剛亮開不久的樣子；四下裏不見有行人，只有陣陣中人欲睡的寒流川流在左右。我抱着飽飯過後的肚子，一時想不起如何

安置過份空閒的時間，便伏在櫃檯上面打會兒盹，耳邊隱約聽得有人喊頭家！趕忙抬起頭，還以為自己眼花，「哦！沙利，你從那裏來的？」我兩步就跨前去，驚喜得差點說不出話。

沙利顯然瘦了些，看去整個人也顯得特別高而長，坐下來只顧用肩巾抹着身上的水漬，嘴脣挂着微笑算是給我的答覆。

他要了一盞咖啡，儘速把一片片的白麵包往嘴裏塞，光景要把自己塞窒息了也在所不惜。我一直向這問那，他只是點點頭或搖搖頭，啾啾嗚嗚地從塞滿麵包的喉頭迸出模糊不清的字句。我正爲他饕餮的食量感到有點兒迷惑，店門外又踱進一個差不多相同裝扮的人來，走到沙利身旁站着，「沙利，久不見了！」他說得並不親熱。沙利發現身旁的人，全身似乎一震，很快又裝做若無其事的只顧低頭吃麵包。那個並不去，就近拉張椅子坐下去，低低的說了些什麼，沙利不理睬，似乎吃得更快了。

那是一瞬間的事，我還沒看清楚怎麼來着，隨即一聲清脆的響聲，沙利忽然掩着眼睛雪雪呼疼！倉皇起身朝店裏直奔，那個漲紅臉孔從後趕過去，却給我慌的一把攔住了。

「什麼事？什麼事？」我一連氣問。

「你不要管！」

「在我店裏打架，怎麼能不管？」

他瞧我一眼，像是無可奈何的返身退出外頭去，一面回頭朝呆站在店裏的沙利放聲罵：「看你跑到那裏去？我就守在這裏不走開！」他真的站在店門口，兩手插着腰。

我朝這個看看，又朝那個看看，弄得滿頭霧水，結果還是先向聲勢洶洶的那個問究竟。

「你問他就知道！」他說得一點不詳細。

我又只好進去問沙利。

「沒有什麼，我欠了他十塊錢。」他懊喪地說。

「怎樣欠下的？」

「賭博輸了的。」

「你現在沒有錢？」

「只有兩角錢。」

我沉吟了一會，感到很爲難，如今門外一個聲勢洶洶的等討債，店裏一個又賴着不敢走，這一來，還像什麼呢？於是我埋怨起他來：

「什麼你也好學，怎麼學起賭博來的？」

他沒答腔。

「你還把你父親買的三輪車也賣了賭博是不是？」我記起那回事，心裏很不樂意。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但是他要這樣怪我，我也沒有辦法。」我說。「你在這半個月來走到什麼地方去？」

「東跑跑，西跑跑，沒有一定。」

「現在呢？」

「我想回家去。」

「回家去是對的，從今以後你應該好好的工作，別再學壞啦！」

他又答腔，但從那表情上看來好像帶有懊悔的意思。

現在，我要考慮怎樣替他打發門口那個債權人了。錢，他既然沒有，惟一的辦法是自己替他墊出去，我把這意思對他說。他顯然受了感動，「頭家，你真好，我有一錢時必定還你！」他顫動着聲調說了好幾遍。我立刻打開抽屜，取出一張十元鈔票送到那個債權人面前，不料那傢伙却怪，「頭家的我不要！」他硬是不接受，我只好交給沙利，由他親手去了決這頭公案。

送走了沙利，不明白怎樣忙的已近了黃昏。我剛把煤氣燈裝點好，同時地就有兩個人跨進店裏來，定睛一瞧，不覺老大的一場高興湧上了心頭。

「啊！末諾，久不見啦！」

末諾身上的工服還未換去，一步上前便伸出雙手把我的一隻手掌握得緊緊的。沙利站着他身後，左眼角紅黃一片像塗上了藥。

「頭家，你真是好人，我怪錯你了！」末諾不住噙動着嘴脣，似乎有好多話急切中說不出。

「這不算得什麼！不算得什麼！大家原諒原諒就好。」我一直陪着笑。

「都是他不好！」

他忽然轉身朝沙利身上用力推一把，沙利冷不防一個踉蹌倒在椅子上，連帶椅子摔倒在地下。我一陣驚呼，他却瞧也不瞧的繼續向我道歉，反使我感到徬徨不安起來。

最後他要了一盞茶，喝完了便站起來對我說：

「後天你一定要到我家裏來，下午五點鐘，知道不知道？」

「這個，有什麼事嗎？」

他怔怔了一會。「我結婚，請你頭家到來喝一盞茶！」

「你結婚？」我懷疑聽錯了。他笑得眼都眯了起來。「真的要來啦！切不要分你是支那人，我是馬來人，一同住在這裏，大家就像兄弟一樣，不來就不夠朋友，我要怪你的！」

「那當然！那當然！我一定到！」我親熱地把他們父子倆送到店門外，一回頭沙利又悄悄趕回來靠近我的耳邊說：

「將來我結婚也一定請你去！你說好嗎？」

「將來是將來的事。」我把他推了一把說。「你這打不死的，先把十塊錢還我再說吧！」

「噓！」他把食指豎在嘴脣上，回頭望了望他的老子。「我知道，我知道，過幾天一定還你！」說完便三步兩跳的趕上他老子去了。



新詩的形式和內容

·秋沙·

有好些人曾經說過，我們的新詩的最大最迫切的課題是建立一個新的形式。白話文學運動以來，因詩被廢棄了，因為那一切的格律和韻脚束縛新的內容，就是說，舊的詩歌形式已經僵死。但是，我們衝破了舊形式之後，並沒有能够建立足以代替的新形式。胡適之、俞平伯、聞一多諸位的新詩固然有些啓蒙作用，却還沒有奠定新詩的道路。四十年來儘有不少優秀的詩人，而新詩還是在風雨飄搖之中過日子，在小說和戲劇的胛下的空隙裏過日子。這就是因為新詩還沒有創造出它的完善的形式，自身還是一個不成熟的孩童之故。

假使這樣的說法是把形式決定於內容做前提，我是完全同意的。不過有些人的觀點並非如此。也許並沒有否定內容的決定性，但是無意的忘記了，却是實情。

根據建立完善的新形式的課題，於是展開了形式的鑽研和討論。有人主張絕對打破格律，音韻的規律，建立澈底的自由體，有人加以補充說在絕對的自由中間要求一種自然的節奏，一種無形的韻律。有人主張接受舊詩的若干形式上的優點，尤其是詞曲的優點。有人強調民間小調歌謠的形式。有人企圖把西歐的詩歌形式加以移植和改造。這一切，究竟何者是正確的呢？新詩究竟應該依照那一條路發展呢？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各不相同的。由於各自堅持着一點，就互相反對別人，正如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一樣，有人堅持五四以來的新形式是民族形式，有人以為所謂新形式其實是歐洲的形式，而非我們真正的民族形式，有人主張舊瓶新酒才是民族形式的正路，有人說一切的形式都可以採取，但是以五

四新形式爲主流。其實，追求絕對的形式是走不通的絕路。誰都不能也不必規定一個形式讓新詩向裡面鑽。關鍵在乎內容。假使以內容的決定性作前提，那麼，一切形式的鑽研和討論都是有意義，有必要的；有收穫的；各種道路也是統一的，相輔相成的。反之，那就必然互相矛盾，互不相容，以致造成一種無益的尖銳的對立狀態。

道理說來是很平常，幾乎人所共喻了，然而反顧我們的新詩壇的實況，我們仍然不免杞憂。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有人在追求獨特新奇，有人甚至偏向于怪異，有人在製定新的緊嚴格律，一句話，許多人在建立一新詩的完善的形式，却很少人嚴正的聲明和實踐；在內容上力求精進！因此，我覺得在今天仍然有大聲疾呼——內容第一——的必要，我承認新詩的形式的鑽研的重要性，我承認完善的形式急待建立，但是我寧願先叫一聲：請拿出結實的內容來！

我有一個沒有多大理論根據的意見。我以為在文藝的各個樣式之中，詩是頂容易做的，尤其是新詩。舊詩呢，無論中國的外國的，總還有個格律的限制，關於字數和聲韻和行數，得稍微費點心機去安排一下。但這也是極簡單的一套，攪熟了並不必做加減乘除的算學難。至于新詩，就更簡單，一般是把句子修飾得短些，簡潔些，分成一行一行排出來就行。所以只要有幾句話說，就可以做成一首詩。而有許多只要經過併行的手續就變成了普通通的一兩節散文，有許多甚至藉分行的形式掩飾了文句的不通、和思想的混亂，這是等而下之了。詩人們聽見我說新詩容易做，也許要冒火吧。但是我要反問詩人們一句：不容易的地方在那裏？戲劇，小說不用說了，就說

一篇小小的什文吧，也得有一套什文調頭呀。人說什文的特點是曲曲折折，旁敲側出，就算如此吧，也得曲折一番呀。但是我們的新詩祇要分行就行了。這麼說，是不是我主張給新詩加此規矩，製定此格律，讓一切的新詩不管好壞總要有個新詩調頭？假使如此，那還不如沿用舊詩詞的格律，或者直抄西洋詩的體例好了。何況我已經說過：即使規定了這些格調也不過等于叫詩人做加減乘除的算學而已，並不是什麼難事。

那麼，新詩的不容易的地方在那裏呢？我想，一切真正的詩人都會憤然地說：我爲了尋覓一首詩曾經日以繼夜的絞我的腦汁，甚至曾經爲了一行而增加了我的白髮，而他說作詩是容易的！不錯，我說做詩容易。可是我決不敢忽視詩人的苦心。我要問的是：詩人感到困難的地方是技巧問題還是內容問題？

我恐怕真正的詩人所苦惱的是詩意的缺乏吧，是形象的模糊吧，是詩材的枯竭吧，是感情的疏淺吧，是辭句的平庸吧，是想像的萎頓吧！我還要再說一遍，詩是容易做的。可是，正因爲它比較容易，所以好詩就格外難得。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爲什麼初學寫作者的詩稿特別多，平平常常過得去的詩也不少，而真正的好詩却是那麼少了。

既然詩的技巧問題比較對作者的束縛少，這應該是一個優越的條件，足以使詩易于發展了。但是詩亦有它的不利條件，那就是因爲它簡單。小說戲劇有故事和人物做資本，有長大的篇幅做地盤，它們有引人入勝的條件。而詩却祇是那麼幾句幾十句至多幾百句「空話」。在從前還有那一套韻律可以讓讀者搖頭擺尾一番，現在的自由詩簡直就像白開水一般了。所以有人說，抒情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敘事詩應該復興了。就世界文學史上抒情詩的發展的情形而言，這話也不無相當理由。但是，用這來規定詩歌的道路却是非

這當然是可以做也應該做的；不過要是把這作為替苦悶的詩歌找一條出路的辦法，那就笑話了。還有人強調哲理的雄辯，這亦不失為新詩必備的一格，足以稍稍破除一般的可有可無的平凡氣氛。但是，詩歌的根本問題却在於如何有它的有利也有不利的簡單形式和技巧呈現出豐富深刻的內容，震盪讀者的心弦。在這裏，形式和技巧固然比較簡單，問題還是有沒有豐富深刻的內容；假使有，就幾乎等于有了好詩。然而好詩之所以不多者，不妨大膽說是作詩者的人生體驗大都不夠的原故。

話已經說到這一步，索性再赤裸裸的說一句：在某些情形之下，貨色比較次些的小說戲劇還可以藉五顏六色的渲染暫時的蒙混一下，而詩歌却沒有這種便利——至少是比較少。它這幾百句、幾十句、甚至幾句，得是硬碰硬的貨色，一出而中了讀者心才行。就這一意義而論，人說詩是思想感情的最壓縮的表現形狀，或者說詩是文藝的精華，是對的，當然，這種說法過于空洞，離開了上述意義就不足取，因為會叫人覺得詩歌是什麼神秘的或者「最高級的」東西，那就又走進了絕路。

我們要強調新詩的內容，我們要求一切詩人在內容上力求精進！唯有完善的內容才能够創造完善的形式！

詩歌的內容，正如一切文藝作品的內容一樣，不外是作者——不是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而是作為社會某階層中的一員——的思想和感情的結晶。而思想感情的深刻性和豐富性則決定于人生的體驗。詩歌有幾個必要的因素：形象、想像、韻律、辭藻和結構。這些是詩人的思想感情所寄托的地方，也可以說是藉以表達的工具。結構和辭藻雖然不是必要的，但是比較簡單，無論如何詩歌的結構不能和小說或戲劇的結構相比。辭藻的樸素或華麗也沒有決定的作用。至于韻律，這是詩歌的主要特質之一。但是有形以格調既經廢

除，那種自然的節奏，無形的韻律，却不是可以強求的東西。這一則要看詩人胸中的蘊蓄是不是像經過已經熔爐鍛煉的鐵液一般的到了火候；假使如此，則無論滲進任何的模型都不失其自然和完整。一則也要看詩人對於語言的音樂性的研究和理解；假使他深入了語言的秘奧，他的詩句就不難具有自然的和諧和韻律。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形象和想像，這是決定詩歌的生命的。讀者以形象作為具體的根據，從而展開想像的翼，海濶天空，一任你的馳騁，這不但打破了字句和篇幅的限制，而且打破了環境的束縛，使你突破你的週遭。

我不否認形式對內容的反作用，但是，今天新詩的迫切課題，却是如何積蓄深厚的思想感情

，如何發揚濶大而細緻的想像，如何把握生動而新鮮的形象，如何融合書籍上和口頭上的語言。



攻佔推羅的希臘統領阿加密諾，協助他的兄弟奪回美麗的海倫。阿加密諾的兒子，並且得逞。但上帝不容她，日後她死在兒子的手裏。（希臘文學故事）

一陣無可倫比的震撼，有天崩地裂的感覺！沉靜下來的時候，我的頭有點暈眩，隱約看見了滿天星斗。四周是漆黑的。我睜目再望——世界似乎蒙上了一襲黑衣。

末日

· 林維 ·

獄吧？但我却聽不到哀哭。是天堂吧？但却沒有光，也沒有飄飄的仙樂。

我頹然地坐在一軟棉棉的東西上思索——這是世界末日？——多麼可怕的念頭啊！為甚麼我

却得以獨存？我恐懼着。難道人類竟真的自己毀滅了自己的文化？還是，還是神的震怒摧毀了地球的生命。

我想起了伊利略的詩：

再下降，只降到
永恆寂寞的世界

世界不是世界，但那仍非世界，
內在的黑暗……

我把臉埋在雙掌間。一陣滑潤的感覺，有腥

的氣味。

我再抬起頭來，遙望，遙望深不可窮的遠方，在烏黑之中，我似乎看見了一線紅光……

是的：這紅光在膨脹着，在擴大，與黑暗決鬥。它一時排擠，一時覆蓋，漸漸驅除了黑色，像血般流滿了每一角落。

這是血的世界！我的心狂跳着。我看到了一個血的世界。有類垣敗瓦，像荒地沙漠。那曾經是威風凜凜的摩天大廈已傾塌過半，工廠的機器，不，那并非機器，只是一堆廢鐵。地殼崩裂了

的地方有岩漿時噴出、躍高，發出了怒哮……血紅的一片……塗上血的世界……還有地上躺着一個個的屍體，血紅色的，都蓋滿了血的鈔票。

我望了望自己的雙手——呵，一片可怕的紅色。我再往下望去，禁不住突然的恐怖撼了心田

：原來我坐着一具屍體，臉孔猙獰而可怕，欲擇人而噬……

我躍起，狂奔，向着紅光的起處飛跑。四周的靜寂被一陣怒吼聲打破，血紅的岩漿奔流于地

。

我終於來到了紅光的起點。有一條火柱從地殼悠然升起。硫磺在燃燒，空間充滿了硫化物的

惡臭。火燄沾着我的身體，但却沒有痛楚。

這就是末日後的世界！而我自己以為自己是世界末日後遺下的唯一人類。不，這是不可能的！

面對的現實究竟又是甚麼？一股莫名的悲愁襲上我的心頭。有一刹那，我體會到世界末日了

，地球的脈搏停頓了，地殼內的怒火在蠢動。我突然想到詩人所歌頌的月夜再沒有了，夜鶯不知去處，河水枯乾了，草木凋謝了，人類都絕滅了。我的口中禁不住吐出一聲歎息。

我霍然地站起——以往一切粉飾與虛偽都顯得毫無價值。以往人類的明爭暗鬥，爭權奪利都成爲了兒童的玩意。鈔票只不過是張廢紙。以前諂媚的笑只落得今日猙獰。世界是毀滅了，人類的道學也跟着消逝。

我望着雙掌——那血紅的掌，那會犯過罪的掌！鮮血塗滿了我的身體，像隻待罪羔羊。

于是我發足狂奔，輕快地跑，沒有甚麼阻止我。我要脫離這血色的幕。

四周越來越酷熱。我的額角潤濕：是汗！不是血。

狂奔，我一口氣跑上了一個山峯，舉目所見盡是一片紅光。我坐下來，再遙望着，憧憬着，

追溯着……

不知多少時候，紅光褪色：遠方泛起一片白色，是純潔的白，無邪的白，悔改的白，拯救的白，多麼可親！

希望。我希望着。但毀滅後的世界是否還有希望？

地上忽然吹來了一張破爛報紙。我執起來一看，那觸目的標題：「世界核子戰」，「武備競爭」，「道德淪喪」，「文化墮落」……都是可怖的字眼。我厭惡地把報紙摔開。再凝望。

那片白光停頓下來

。我忽然領悟一切。我發足走下山峯，身子輕

飄飄的像仙子，也像幽靈。我向白光投進，那就是人類僅有的一線希望，而我却無能爲力，

因我僅是失去了軀殼的幽靈……



經驗告訴我

·王平陵·

(一) 寫作的二重難關

有些人缺乏真實的寫作資料，而又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常不免異想天開，僞托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人跡罕至的絕域，驚濤駭浪的海上，虛無縹緲的仙島，任你把故事寫得天花亂墜，描得神出鬼沒，反正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會犧牲寶貴的精神，跑去考察一番，為這些作品寫考證這一類的文章，既不受時間的限制，又不受空間的束縛，上天下地，揮灑自如，似乎一點不費力。還有些作家為了解決題材的貧乏，便鑽進墳墓裏去，在陳腐的歷史事件中，尋找寫作的材料，這也是一種取巧的方法，你祇要捕捉一點似是而非的影子，就可以憑自己的幻想，把可能發生的事態，以及莫須有的演變，隨意寫下去，無論你對於躺在墳墓裏的靈魂如何處置，鞭屍也好，諛慕也好，反正誰都不是「義皇上人」，實際體驗過古代的社會生活。

如果大家沒有見識過，隨便你畫成怎樣一種惡形惡狀，是無人理會的。可見凡是寫實的作品，非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不可。

不錯，擺在我們面前的，盡是可供寫作的材料，可是，當你開始寫作時，常常苦於缺乏適當的字彙，表現預擬的故事，那些自以為精彩動人的腹稿，及白紙變成了黑字，全不是那回事，甚至把驚天動地的情節，寫成枯燥無味的八股。這並不是作家們忽視血淋淋的現實，而實在是對現實的瞭解，不夠深刻。

寫作與打仗一樣，必須要有充足的準備，長期的訓練。不，即有最新式的武器，仍不能打美好的仗；同樣的，作家們如果缺乏準備和訓練，就無法有效地處理寫作的題材，則一切精彩動人的故事，祇能儲藏在腦子裏，日久而淡忘，不但寫不出像樣的作品，連到寫作的勇氣都會逐漸消失的。在今天不容易發現反映現實的好作品，原因自然很多；但一般作家們忽略了寫作技術的再鍛鍊，當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經驗告訴我們，每一位作家，從嘗試時期起，差不多都要經過二重難關的，我們惟有咬緊牙關，忍受痛苦，像關公過五關，斬六將似的，打通這二重難關，就能得心應手，越過荆棘的窄路，漸入佳境了。

第一重難關，是「眼低，手低」的階段。這時，看得少，經驗更少；然而寫得很多，發表慾極強，偶有所感，信手寫成，即「敝帚自珍」，往往渺視一切，自己並不偉大的情況下，自鳴得意，陶醉於自己的敝帚，而拒絕一切善意的批評。如果能從「自我陶醉」中覺醒過來，自發自奮，力求充實的人，才會遇到第二重難關——「眼高，手低」。這時，看得多了，經驗也增加了，生活的圈子，比較擴大了，對於十分滿意的舊作已發現了缺點，開始不很滿意，而尤其不滿別人的作品，都覺得不夠水準，不值一看。惟有堅持到底，埋頭苦幹的人，才能攻破這一重難關，那就到達「眼高，手高」的階段了。如進入這一個階段，不寫則已，寫則必有相當的把握，因為自己的寫作技術，已由於經驗的增進，欣賞程度的提高，跟着進步了。不過，無容諱言，當有些人碰到第二重難關，是最艱苦，最空虛的過程，有很多人打不通這一重難關，無法克服「眼高手低」的痛苦，便乾脆擱筆改行，從此不再幹這一套撈什子了！

(二) 不是「江郎才盡」的象徵

一個文藝工作者經過若干年的努力，多看了幾本書，多認識一些人，把生活的圈子，從株守一隅的小家庭，推開到大門外面去，自然發覺供在盆景裏的花卉，文竹，松柏，美人蕉，和那些生長在花圃裏的植物，多少有些兩樣；而那種幽靜閒居，與世無爭的家庭生活，與複雜的社會動態比起來，更完全不同了。按諸常理，作家們既增加了一些經驗和知識，寫作不是更有把握了嗎

？但事實恰相反，可寫的東西，反覺得更少了。那枝用舊了的禿筆，彷彿有魔鬼拖住筆桿似的，很不容易找到適當的字彙，表現計劃中的內容。你過去不是寫過一大堆東西嗎？可是那些經驗並不能幫助你解決或減少寫作時所遭遇的新困難，因為每一篇作品的題材，都有不一樣的內容，必須要運用不同的處理方法，才能顯出作品的特色。如同一位多產的女子，就是接二連三生了一輩子的孩子，雖有一點生產的經驗，而這些經驗，並不能減少生產的痛苦一樣。實際上就是一篇最壞的作品，也是作者噁心嘔血寫出來的；所以，天下文章總是自己的最好。一個最頑皮，最令人討厭的孩子，在母親的心目中，總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心肝寶貝！無奈，讀者的批評是嚴格的，直覺的，決不能同情作者在生產時的痛苦，好比廚子做了一樣不配胃口的菜，要祈求食客免予責難，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已有相當的寫作經驗的作家，反而感到寫作的困難呢？因爲他們懂得組織故事，塑造人物，描寫動態，透露主題的方法；同時，在寫完以後，且能排除主觀的成見，站在客觀的角度，來批判自己的作品是否够得上一般的水準？否能在讀者的反映中，把握到預期的效果？凡是在寫作技術上真是經過刻苦訓練的作家，才是最忠實不欺的批評家和讀者，決不至於拒絕善意的批評，認爲天下文章祇有自己的好。在這一階段，就是我所說的第二重難關。這是一個作家們在努力寫作的過程中，必然要遭遇的難關！如果碰到這一個難關的作家們，應該恍悟自己的寫作技術，已經進步了，作品的水準，也在不斷地提高；所以，才會感覺到寫作的困難；但決不是『江郎才盡』的象徵！

(三) 博古與通今
鍛鍊寫作的技術，是作家的基本訓練。這，不僅是關於語言的創造，字彙的運用，乃至人物

的刻劃，故事的結構等等，需要經過訓練，而特別重要的，是思想的訓練！作家們倘缺乏豐富的常識，沒有高深的專識，就不能洞察現實的真相，抓住現實的癥結，即有熟練的寫作技術，仍寫不出反映現實的作品。思想是作品的靈魂，沒有靈魂的作品，不論外表的裝飾多麼美麗，充其量祇能滿足讀者的低級趣味，決沒有藝術上的價值！

我認爲努力鑿開思想的源泉，盡量擴大知識的範圍，加深專識的深度，才是鍛鍊寫作技術的基本訓練！很明顯的，作家們要是缺乏有系統的歷史研究，深刻的哲學修養，廣泛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探討，就很難在複雜的人生中捕捉到值得寫作的人物和故事。同樣的，作家們的閱讀範圍，倘永遠限止在自己偏愛的一角，與外界的一切形成絕緣的狀態，無論他們的書本知識多麼淵博，也決不能從錯綜的現實社會中，找到寫作的素材。所以，今天的作家們既要博古，更需要通今。

關於寫作的基
本訓練，我願意提出一些有效的方法，供大家參攷：
第一：當找到認爲可以寫作的題材時，先要選擇那一種文藝形式，才能把這個題材獲得適當的表現。
第二：在寫作前應有充分的準備，即從搜集材料，到組織故事等等步驟，必須經過嚴格



懷想 。子鳳。

一
從生命的一個山頭，
走向另一個山巔，
踏着那崎嶇泥濘的山徑，
有說不出的艱辛難行。

風雨來了
我又耽擱了我的行程。
當虹彩從山外挂起，
我也不能作片刻停留，
繼續着未完的途程。

二
太陽發狂地燃燒，
河流也飢渴了；
一羣勞民辛勤地吆喝，
跳躍的許多汗珠，
潤濕了龜裂的土地。



第三：在寫成以後，最好請經驗豐富的朋友和老師，做你最初的讀者，讓他們毫不保留地說出寶貴的意見，反正修改了的部份，讀者是不會知道是你朋友和老師的意見。
第四：如果找不到能幫助你的人，那末，你就遲幾天發表，時間是鐵面無私的批評家，你的作品只須經過一些時候，便是極具自信力的作家，也能在寫成的作品中，找到許多錯誤的。
第五：當你閱讀文藝名著，欣賞較好的電影與話劇時，不要被離奇的情節，明星們的大腿所誘惑，要特別留心寫作的技術，導演的手法，演員的演技。

第六：要永遠保持創作的慾望和興趣，如在寫作時遇到阻塞和厭倦，立刻放下筆桿，趕快去散步，休息，遊歷，或把身心寄托在其他有意義的工作上，萬不可勉強寫下去，把寫作當作一件乏味的，無聊的苦事。

馬來亞印務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承 印

—————

報章雜誌 定期刊物 畢業校刊 各種書籍 帳簿定單 中英巫文 一應俱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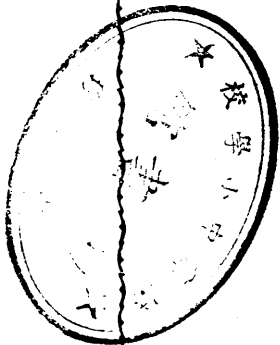
交件最迅速 印刷最精美
機器最新式 價錢最公道

地址：吉隆坡八打靈一二七路二號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 LUMPUR.

Tel: 59580

電話：五九八〇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獻書者：

張美增

日期：

3/6/2000

馬來亞圖書公司

— 華文圖書雜誌總匯 —

門市部經理常運到新書歡迎參觀
郵購部專為外地讀者服務快捷

- | | | |
|---------------------|-----|----|
| 各種華文圖書雜誌 | (1) | 營業 |
| 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中小學教科書 | (2) | 目錄 |
| 承接學校簿冊表格校刊紀念刊 | (3) | |
| 文具用品 | (4) | |

營業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九時
地址：吉隆坡武吉免律廿二號（聯邦酒店對面）

MALAYA BOOK COMPANY

22, Bukit Bintang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89876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 榮譽總代理 ●

學生最歡迎的期刊

學生活報

每周一期 每份二角 全年九元六角

文藝最充實的食糧

蕉風月刊

每月一期 每份三角 全年四元

兒童最優良讀物

兒童樂園

每二月一期 每份三角半 全年七元六角

消閑最合適的良伴

銀河畫報

每月一期 每份五角 全年六元

歡迎歡迎 歡迎歡迎 ● 歡迎長期訂閱 ●

星洲公司門部

小坡大馬路四九號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ephone 28788

總公司

吉隆坡李延大年廈七〇二室
Rm: 702,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80626

試想像：一個年紀三十歲，有一個頭髮稀少的，不梳理的，蓬鬆如亂草的小腦袋，眼睛黑大而無神，身材高瘦而有點彎曲，短鼻子，粗黑眉毛又濃又厚，耳朵大而好看，好像畫像中的孔明的耳朵一樣，笑起來（我僅僅見過他大笑一次），你就見到一排給煙草熏得參差不齊又黑又黃的牙齒來。……他經常穿著式樣老實的白襯衫與黃長褲，黑皮鞋。他的樣子看起來實際上比他的年紀要大得多，他似乎是一個四十五歲的人了。

他在那裏？沒有人知道。他從那裏來？沒有人知道。他結過婚沒有？沒有人知道。……人們僅僅知道他名叫作林三樂，年紀三十歲，是大街一家××雜貨店的書記，住宿在店裏的一間簡陋的房間裏。是兩年前才來的。他好像有點驕傲，目空一切，因為他跑起路來，從不望一下人的……白天，他在店裏清理帳目，從來不跑出店門一步；但到了晚上，他一定要跑到後街的家××咖啡店去喝一杯咖啡，看報紙；看完報紙，他就把腦袋向燈火輝煌、行人、車輛來去匆匆的柏油公路發楞，好像一個墜入

沉思中的老人一樣，好久好久的，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裏。他不愛看電影，不跑街，不和別人談話，不……總而言之，一切為人們所嚮往的熱鬧的場所他就不喜歡去，好像他早已看透了人生的一切，因而，什麼都不要緊，什麼都沒有關係了。每天每天，他就這樣地過過了的人們所知道關於他的事，就是這些。

我認識他，是在兩個月前，那些日子來，我差不多每晚都跑到那家咖啡店去喝咖啡，看報紙，……也許他覺得我很孤單，因此他注意我，不久，他就向我點點頭，後來，他就招呼我了；例如：「你好哇？」「吃過了飯沒有？」「為什麼不去散散步看場電影呢？」然而，也僅僅這些話而已。因為他是一個緘默的人。由於這樣，我和我的感情始終無法和好，混切得起來。說實話，我不喜歡他這人，因為他那樣地不易接近和便不感到冰冷的「怪物」。他是個奇特的人。他孤獨，然而却善良。有一次，當我在報紙的副刊裏讀到一篇「論交友」的文章，一時有所感觸，就不管會不會得到理睬

孤獨的人

· 思加 ·

我願

· 林義 ·

我願意是淙淙的小河
穿流在彎彎曲曲的路徑
又願我的戀人是一片浮萍
在我蕩漾的微波裏沉沉入睡

我願意是蔚藍的天空
失去了朵朵的白雲
又願我的戀人是一隻小鳥
在我湛藍的光輝裏歡悅啼鳴

我願意是一葉綠綠的小草
岑寂的立在廣漠的平原
又願我的戀人是潔潔的露珠
在我的葉子上欣欣微笑

我願意是遠天的山峯
久久的等待又等待
又願我的戀人是黃昏的落日
在我的峯尖染上鮮艷的輝煌

我問林三樂道：「哦，你為什麼不交上幾個朋友呢？我早說，如果你有許多朋友，那麼，也許你會快樂，不會像現在那樣地枯燥了。」

「交朋友？現在的人能夠交的麼？喏，譬如：你有一個朋友，他帶了一個他的女伴出來玩耍，當你偶然地在咖啡店裏遇到他們兩個，哪，你的那個朋友，他不是裝着瞧不見你，就早臉上勉強露出『甜蜜』的笑容同你點點頭。除了這個，他就一句話也不敢說了，好像他和你說話，他就會立刻倒霉似的；和你只好走開……你想吧，像這樣的人你能够交的麼？……」他說。

「也許你那個朋友怕你會……」

「怕我會搶走他的女朋友麼？」

「他大聲地搶着說：『那就未免無知和幼稚了，……你以為他喜歡的女人我就喜歡的麼？……如果我早女人，我可不要這種男人……』」

「……也許其他的朋友不會這樣的吧？」我說。

「不會？」他生氣地說：「我有十個這樣的朋友……我現在已經不跟他們來往了。」

「為什麼？」

「為什麼？因為從這一點上，你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爲人了。……你有了這種朋友，對於你有益麼？你少了他們，又對於你有損麼？」

他有點憤怒地說。

經過這次的談話，我對他比較有深一層的了解，說也奇怪，我覺得我現在開始喜歡他了；過去對他的嫌惡，已不復存在了。

（下轉第十三頁）

公開的覆信

××文友：新詩專輯的文章，你能每篇都仔細過目，足見你對這個問題很關心。你說你對某些先生的論點稍感不快，這種看法是不太正確的。我們應該知道，文學批評在文學的進步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這一件事，可以從法國、英國、美國和俄羅斯的文學史得到證明。有人曾經說過，如果沒有白林茨基的苛刻批評，就不會有屠格涅夫的成就。因此當你看到嚴肅的文學批評時，應該把它看成文壇上的好風氣，一種正常現象。

你說本地的新詩作者是否可以發表意見，我覺得問這樣的一句話已經是多餘的了。任何人都可以在這些問題上發表意見，即使他的意見完全為編者所不同意。

××文友：苛刻的批評不能當作嘲笑看待。這到現在為止，沒有人敢說新詩毫無成就，也沒有人敢說新詩毫無前途。所有的文章都只早以詩論詩，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而已。我知道你是個有才華的新詩作者，你不必為批評而感到氣餒。你應該照着你自己認定的方向，不懈地努力下去。這一期的蕉風刊載了更多的新詩。從這一點看，我想你會信任有鼓勵和愛護，不會有偏見的。

惠蓮、有春、添發、國良、輝永、巧玲、岳泰、桂方、江水、李欽、志成、煥梅、鐵懷、偉鈞、保蘇、炳強、亞平、德雲、瑞英、亞隆、啓文、其康、王琳、志芬諸讀友：鼓浪嶼之戀已運到，這是最後的五十本，今後不再版請即來洽購為盼。

辭通

朱起鳳纂

書式：三十二開本，六十磅模造紙精印。全書一千六百頁，布面精裝兩巨冊，外加塑膠套子。

定價：每部叻幣三十元正。

優待：門市部九折，實收二十七元。

聯邦郵購另加郵費一元一角，國外另計。

總經銷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蕉風月刊

第九十七期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號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〇六二六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 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Foon Monthly
 November, 1960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